登科記考

登科記考卷十五

唐德宗神武孝文皇帝

大興徐松

貞元十七年辛巳

進士十八人 文苑英華樂德教冑子賦以育材訓人之本為韻有鄭方賦知是此年試題

班肅 柳宗元送班孝廉序隴西辛殆庶以班孝廉之行為請又云屬者舉鄉里登春官擢居其甲為韓注貞元十七年禮部侍郎高郢知貢舉班肅第二辛殆庶與班肅同年進士 按言肅第一是肅為狀元矣其稱孝廉者或肅先第明經歟

辛殆庶 見上

李彥方 見文苑英華

羅讓 見文苑英華 舊書孝友傳羅讓字景宜祖懷操父珦讓少以文學知名舉進士 權德輿羅珦墓誌銘嗣子讓進士甲科

徐至 見文苑英華

鄭方 見文苑英華 白香山詩集有賀鄭方及第後秋歸洛下閒居詩云勤苦成名後優游得意閒玉憐同匠琢桂恨隔年攀自注云同高侍郎下隔年及第蓋高郢連放三榜樂天在

十六年第二榜鄭方在十七年第三榜

劉積中 見文苑英華

杜省躬 酉陽雜俎劉積中常於西京近縣莊居與杜省躬同年及第友善按杜省躬見御史臺精舍題名碑陰

杜周士 見文苑英華周士又見柳宗元童區寄傳宗元又有送杜留後詩序韓注周士貞元十七年中進士第

許稷 關中名士傳許稷挾策入關遇舍人陳謝四門助教歐陽詹校書郎邵楚萇侍御林藻在京師關川舉子醵酒食會諸先達詹以稷爲鄉人親故特與之藻酣乃戲曰今日之會子何人斯輒冒其間稷投杯憤悱曰男子患不能立志霄漢登有局鋪王侯出處登必常耶叨此一飧稷之過矣遂嚙酒而去深入終南山隱學三年出就府薦遂擢第 按黃滔司直陳公墓誌銘貞元中林藻冠東南之科第十年而許員外稷繼翔是稷及第當在此年永樂大典引莆陽志作十八年誤

諸科八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高郢 舊書本傳改中書舍人凡九歲拜禮部侍郎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遊馳逐聲

名每歲冬州府薦送後唯追奉讌集罕肄其業斯性剛正尤嫉其風既領職拒絶請託雖同列通熟無敢言者志在經藝專考程試凡學貢部三歲進幽獨抑浮華朋濫之風翕然一變

李彥方樂德教胄子賦曰王者垂訓導於門子戒驕盈於代祿厥師儼以成教誨敦樂德而宣化育長能從而可久幼能正以不蹟悅之以道甯假乎干戚羽旄動之斯和詎資乎匏土革木是知深於樂者豈徒然哉暢生成於壽域道純粹於靈臺明明而六德是以蕩蕩而羣心有開曉之在前佇將成於國棟由乎充選庶有嗣於鄉材登於雋造釋其奸回聆音乃援武而至樂善而差肩載來且於中者表得中而可尊和者達至和而不紊繫吾道之克廣諒

乃心之是訓青衿選其悅學絳帳賓乎待問于以識瑰口之姿于以言始終之訓然則祗者敬也居敬足以脩身彝者常也守常而能化人萃羣生之濟濟逵誘善以循循肅穆以居而文明有燿條暢斯及而樂教惟新然後以孝友俾其師資春秋則教夙夜惟寅宏廣博易良人胥効矣美父母兄弟誰能間之內必成性外無越思匪鏗鏘而感物咸敬順以親師異齊國之罔於宜父叶虞帝之命以后夔惟德音之是進豈奸聲之能混入於國學習者由是知歸祭於瞽宗享者於焉報本至哉聖人之設教諒終古而無損文苑英華

羅讓樂德教胄子賦曰至樂之極兮德教所蓄德者體中和而定
剛柔教者正性情而靖耳目既垂法於國胄亦布政於方族四術
允正三行祇肅所以明俊選之標表所以致才賢之蘊育比師嚴
而道尊信仁行而禮復樂正初協司成理該被其風而導其志滌
其濫而釋其回持筋骸以固束刷性靈而洞開德義可依異射宮
之取士程準斯在同杍人之理材樂且致之行之廣運內無聲以
是託表中庸以垂訓在敬遜以務時資端慤而待問斯乃成性所
臻斅學相因既廣博而克己抑直易以藩身不特考擊兮教備無
假拊搏兮行簡以道應物以樂和人事且符於米廪義且暢于成

均將俟乎綺紈之子率變何患乎膏粱之性難馴苟以我於木鐸爾宜必誠必信苟以我於藻鏡爾當不智不仁庶居之也洩洩諒誨之乎諄諄在聲音之道兮以律度是維諧和是司在德教之術兮以友敬爲儀忠孝爲師罔捨彼而取此念鑽之而仰之足使放心精正體道希夷能鏗鏘於師氏識明命於后夔當鼓篋而徒至必攝衣以慎茲俾行乎鄉黨尊尊長長俾立乎黌塾肅肅祇祇夫然則寬恕者日益簡傲者日損習語舞而殊源敦詩書而異壺斯教也教之至誠天下之本 文苑英華

徐至樂德教胄子賦曰至哉樂爲德也保太和茂生育是以先王

法之以成敎樂正尊之以示睦將磨琢於仁義匪鏗鏘於匏竹洋洋乎節以悳和煦煦然致其恭肅其儀不忒故容止可觀其道旣宏乃進退可復信月將而日就庶不謟而不瀆且有敎無類道之原來廉讓之風斯扇愷悌之德不回趨䠞以繼其志待問以成其材于以見易和之容參於前也中庸之德夫何遠哉何必朱干玉戚一起一偾將以宮商克懋角徵潛運鬼趨碧沼皆藉藉於令名魚貫青衿各愔愔於淑問百行由是內融三德於焉成順俾夫遷善者樂以陳脩己者德以貞樂者樂也可以樂其孝友德者得也可以得其忠臣昔后夔所以推其典樂虞舜所以稱其聖人豈不

以人心感樂樂有其倫者哉今國家德教綏於九有禮樂達乎四維樸素遠符於軒氏和樂方軼於周詩多士濟濟百僚師師明誠之德可見中和之樂在茲自君臣達乎父子性成也何莫由之由之伊何行之非遠亦由端本去末化遐自爾然後外可以維城中可以補袞於異樂乎實教人之大本 文苑英華

鄭方樂德教冑子賦曰國有學家有塾播樂德之文采率冑子以化育始先徵其清濁而後攻其節目鼓篋之士宣聲音以相和函杖之時俾心志而思服語於效者執德不回道以樂者知陽必來盈耳之聲詎作理心之教有開實俎豆之間矣甯鐘鼓而云哉動

於外而暢於中使和其性進以德而舉以事各盡其材惟其敎學必有讀訓咸養以致和强學以待問觀德畢賢愚之貫序德同長幼之分豈不以樂之至也通乎神敎之至也愼乎身惟彼樂之爲德是彰敎之有倫不在匏竹設金石振乃貫于祇肅備孝友陳豈不愈終始而典學美敎化於成均遂乃與誦諷覩屈伸斯可以移風易俗不止於温故知新保和於心暢五聲而授之有道將遜其業崇四術而宏之在人厥類可知允懷在茲諒審樂以知政由切問而近思初感至音聽角聲而惻隱變矣終懷雅性聞羽奏而寬大似之且被之以簫管加之以訓辭升學而在於春候合射而戒

於秋時然則不教以中和不能知樂不教以博依不能安詩是以學者爲王化之端樂者樂國風之本故曰觀大學之道然後知困而滿知損 文苑英華

劉積中樂德教冑子賦曰惟天惠人惟王司牧必資立樂以化被聚賢而致肅樂垂六德允接於生靈人抱七情□是乎偷睦故命樂官宣樂德之旨教國子俾國人思服施行而萬邦作乂動蕩而羣生茂育原其詔司樂闢靈臺選國中之冑子集宇內之懷材示中和於前俾行而不怠尊祇庸於次將守而不回實克孝而克友必無問而無猜緬嘖謨猷明徵義訓樂同和而會極綱有條而不

秉中爲忠□俾躬者秉忠格之心和乃適正制剛者守調適之分
非有象以外感乃無聲而潛通祇敬必迪原注疏　肅言是尊率威儀
而允淑致言行之惟醕睦蒸蒸之孝誠全乎天性勸怡怡之友義
原乎天倫設教之規爰立列樂之事方陳是將崇德教播成均議
道自己建中於人夫就學必時爲樂在茲春誦夏絃順陽而樂功
猶懋無虐無傲率下而樂德增丕所以舜命伯伯讓夔立之以四
教道之以六詩然後學制敦浹國經允釐通至性於倫理垂善教
於師資慕其人則退不謂矣仰其教則學以知之方今政舉道光
文修武偃播崇德爲宣風之始訓國子爲化人之本恭承教之在

躬庶聲名之不遠

文苑英華

杜周士業德教胄子賦曰國家自誠而明講信脩睦旣移風以設教每登賢而制祿由是命司樂之職率彼成均敎舞勺之童取諸鄉族常德咸事庸言可復納諸軌物則物有其容攝以威儀則儀無不淑日將月就不疾而速于以見中和之敎克修杞梓之材可育觀鼓篋請益攝齊員來嚴師尊道至矣休哉捧函丈之筵無思不服聽撞鐘之問有說必該心不罣於翼翼覩有主乎梅梅旣依仁即蒙之求我語成器如杼人之理材且鼓舞鏗鏘徙閑於物格興道諷誦亦資於釋回豈如中以理心和而適分敬居簡而可

久德有常而不紊孝實天經友爲義訓本其至也可以贖天地之
情引而伸之可以暢雍熙之運則知通和章德在聖與仁革蒙愍
於初志致輝光於日新於以代天工則庶績時序於以施邦教則
百姓皆新斯可爲理以樂成俗師以賢得入於戲至教在茲無從
匪彝合游泮以來學任道德而爲資孝友祇庸則無不順者自上
下下可咸使由之夫然則樂之教也義微而婉以八音爲制以六
德爲本旣履孝而資忠宜任重而道遠若然者安得不愼其終而
思其反者也 文苑英華

十八年壬午

五月敕明經進士自今以後每年考試所收人明經不得過一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如無其人不必要滿此數　冊府元龜　唐會要

策進士問六經之後百氏異路微言大義寖以乖絕使昧者耗日力以滅天理去爽道而趨曲學利誘於內不能自還漢庭用經術以昇貴位傅古義以決疑獄誠爲理之本也今有司或欲舉建中制書置五經博士條定員品列於國庠諸生討論歲課能否然後刪非聖之書使舊章不亂則經有師道學者顓門以爲如何當有其說至於九流百家論著利病有可以輔經術而施教化者皆爲刪白書之道第一

問易曰君子夕惕若厲語曰君子坦蕩蕩禮之

詩絅衣則曰惡其文之著也儒行則曰多文以爲富或金歸以爲
孝或殺身以成仁或玉色以山立或毀方以瓦合皆若相戾未能
盡通顏回三月不違仁孟軻四十不動心何者爲優柳下惠三黜
而不去子文三已而無慍何者爲愈召忽死子糾管仲相小白棠
君赴楚召子胥爲吳行人何者爲是析疑體要思有所聞第二道
問周制什一是稱中正秦開阡陌以業農戰今國家參酌古道惠
殺元元均節財征與之休息豐年則平糴於嗀下恆制則轉漕于
關東尙慮地有遺利人有遺力生之者少靡之者多粟帛寖輕而
緡錢益重或去衣食之本以趣末作自非翔貴之急則有甚賤之

傷欲使操奇贏者無所牟利務農桑者沛然自足以均貨力以制盈虛多才洽聞當究其術至若管仲通幣之輕重李悝覗歲之上下有可以行於今日者因亦陳之美利嘉言無辭悉數第三道

問懲忿窒慾易象之明義使驕且吝先師之深誡至若洙泗之門人故人漸漬於道德固已深矣而仲由慍見原壤夷俟其為忿與驕不亦甚與商不假蓋賜能貨殖從我之徒而各忪欲如是皆所未達試為辨之第四道

問育材造士為國之本脩辭待問賢者能之豈促速於儷偶羣制於聲病之為耶但程試司存則有拘限音韻頗叶者或不聞于軼響珪璋特達者亦有累於微瑕欲使楚無獻

玉之泣齊無吹竽之濫取捨之際未知其方子曰盍各言爾志趙孟亦請七子皆賦以觀鄭志古人有述祖德敘家風之作衆君子藏器而含章者久積善而流慶者遠各言心術兼敘代德鄙夫虛佇以廣未聞第五道　文苑英華　權文公集

策明經問孔聖屬詞邱明同恥裁成義類比事繫年居體元之前已有先傳在獲麟之後尚列餘經豈脫簡之難徵復絕筆之云誤子產遺愛也而賂伯石叔向遺直也而戮叔魚吳季札賢子臧而吳衰宋襄公捨與夷而宋亂陣爲鵝鸛戰豈捷于魚麗詛以犬雞信甯優於牛耳子所習也爲子言之第一道春秋五經宏文生同　問三代之

弊或樸或薄六經之失或愚或誣夫以殷周之理道詩書之述作施於風俗豈皆有所未至耶轂祭納書誠爲追遠執戈桃茢無乃傷恩何二者之相反耶兩楹坐奠歎有功於宗予九齡魂交數能移於與爾何二者之不一耶山節藻梲豚肩狐裘皆大夫也又何相遠耶檀弓祖免子游裼裘麻何如直諒而忠告之耶各以經對

第五道　禮記經　宏文生同

問四營成卦三古遺文本自河圖演於羑里而西鄰禴祭斯乃自多箕子利貞且居身後豈理有未究復古失其傳乾之彖辭乃夬六爻之末坎加習字有異八純之體无妄則彖稱物與同人則彖引卦名或備四德而纔至悔亡或無一德而自居

貞吉訪於承學思以稽疑至若康成之陰陽象數輔嗣之人事名理異同優劣亦爲明敘

第三道周易
五經宏文生同

問左史記言古之大訓何首載堯典而乃稱虞書當文思之代而九官未命及納麓之時而四凶方去豈允恭克讓待元德而盡善耶仲虺作誥伊尹作訓豈臣下忠規之稱耶伯禽費誓穆公秦誓豈帝王軌範之書耶好風好雨既從於箕畢時若恆若復係於休咎何所適從耶伏生傳於耄耋魯壁得於殘缺前代講訓孰爲名家可以詳言用窺奧學

第四道尚書
五經同

問二南之化六義之宗以類聲歌以觀風俗列國斯眾何限於十四陳詩固多豈止於三百頌編魯頌奚異于商周

風有王風何殊於鄘衛頗疑倒置未達指歸至若以句命篇義例
非一瓜瓞取緜緜之狀草蟲棄喓喓之聲斯類則多不能具舉既
傳師學一爲起予企聞博依之喻當縱解頤之辨 第五道毛詩 五經同

問魯史成文以一字爲襃貶漢庭何學有二傳之異同雖子夏授
經孫卿肄業而去聖寖遠傳疑滋多問以定時何非乎告朔等乃
閔雨奚覺於去讓文有無天之說定有無王之年例或難通理亦
[illegible]衛輒辭以尊祖於義安乎許止闕于嘗藥受誣乃甚以茲疑
滯皆精發明穀梁子之言固當有據應上公於古復是何神諸儒
待問一爲醲穠 第十六道穀梁 五經同

問孔門達者列在四科顏子不幸

伯牛惡疾命之所賦誠不可鬪至若攻冉求以鳴鼓比宰我於朽木言語政事何補于斯七年可以即戎百年可以去殺固弛張之有異焉遲速之相懸爲仁由己無信不立拜陽貨則時其亡也辟孺悲則歌使聞之聖人之心固當有爲鄙則未遠子其辨歟第七道論

語　玄文生同　文

苑英華　權文公集

策道舉問莊生曰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蓋以游刃無全善刀而藏之故也禦寇則曰養生如何肆之而已莊生曰嗜欲深者天機淺禦寇則以朝穆善理內而性交逸何二論背馳之甚耶夫一氣之聚聚爲物之逆旅誠不當傷性沽名以耗純白備味者未適

矯抗之說因遂耳目之勝其心寘力則如之何旣學于斯仁有情

辨道第一

問駢拇之言曰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以易其性庸詎知不有性於仁義而不可易者乎以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庸詎知伯夷非安於死而不可生耶微濠上觀魚之樂則莊生非有虞與伯夷也又安知有虞與伯夷之不然耶微鳧鶴短長之辨又安知有虞與伯夷之性非不可斷不可續者耶雖欲齊同彼是先逆後合憑用謬悠卓詭如是之甚耶遂心未達幸發吾覆

道第二

問至人恬漠外其形骸使如死灰如木雞斯可矣至若蹈厥水火而不燋沒雖以誠信庸至是乎斯所以有

疑於呂梁丈人商邱開之說也盍有以誠信安於死而不遷者未有以誠信蹈難而必不死者此何所謂其實言之（第三道）（文苑英華權文公集）

策宏文崇文生問備館設科以優華緒亦明勸學然後齊官諸生或以紈綺之年講誦未暇在琢玉之或（按字疑有誤）怠于製錦而如何傑稍畢章程以明課試因粲粲之質加孳孳之勤可以遠圖固爲盡善但因循既久慮物議爲難盍自言之將求折衷（第一道）

問左掖東朝載宏學斆貴游胄子於是翔集法禁或弛藝實難徵推恩補員據闕升第或入疑張祿或詞假葛龔誠瑕不揜瑜嘗仕優則

學澄汰則眾心未允因仍則流弊寖深有司病諸幸諭其術道第二

文苑英華　權文公集　按文苑英華載十九年及二十一年策問以上各闕失載年月當在是年

進士二十三人　文苑英華有風動萬年枝詩當是此年試題

徐晦狀元玉芝堂談薈作徐璥誤　永樂大典引莆陽志貞元十八年徐晦狀元舊書本傳晦進士擢第新書晦字大章　白居易云四難詩云眼雖病猶勝十徐郎中注徐郎中晦因疾衰明

尉遲汾　容齋四筆引登科記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紓沈杞李翊登第　昌黎集有答尉遲生書又貞元十七年洛北惠林寺題名有尉遲汾

侯雲長　韓文考異雲長中貞元十八年進士第

韋紓　見文苑英華　按摭言唐詩紀事作韋紓昌黎集作韋羣玉據韓子年譜是二人紓于是年及第羣玉於二十一年及第

沈杞　韓文考異杞中貞元十八年進士第

李翊　韓文考異翊中貞元十八年進士第　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

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爲之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于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温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才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苰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

焉則以解之問焉則與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　摭言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于傪其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紓其次六人沈杞張茲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而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而茲紳後餘不出五年內皆捷矣

崔琯　舊書崔珙傳崔頲有子八人皆至達官時人比漢之荀氏號曰八龍長曰琯貞元十八年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　新書琯字從律

樊陽源　見文苑英華　太平廣記引續定命錄書山南節判殿中侍御史樊陽源元和中入奏岐下諸公攜樂于岐郊漆方亭餞飲從事中有監察陳庶獨孤乾禮皆在幕中六七年各歎淹滯陽源乃曰人之出處無非命也某初名源陽及第年有人言至西府與取事某時閑居洛下約八月間至其年七月有表兄任密縣令使人招某赴密縣某不得已遂出去永通門宿夜夢見一高塚上一著麻衣人似欲鄉飲之禮顧視左右又有四人塚上其人乃以手招陽源陽源不樂去矣一人從陽源前而上又一人躡從而上左右四人皆上陽源意忽亦願去遂躡陟之比及五人見塚上袖一文書是河南府送舉解第六人有樊陽源時無樊源陽矣及覺甚異之不日到密縣便患痢疾淹綿一月困憊甚稍間徑歸洛中謁表兄曰西府取解皆例

元須申某或恐西府不得兄當與首送矣密宰曰不可處但令密縣海送固不在託及到洛中已九月半洛中選往乃勸不如東府取解已與西府所期違矣陽源心初未決忽見密縣解申府陽源作第六人不名源陽處士石洪曰陽源實勝源陽遂詰夢于洪洪曰此夢固佳塚者邱也豈非登塚爲邱徒哉於此大振亦未可知况縣申名第一如夢中未必不爲祥也是歲許孟容爲州守又慮陽源密縣第六人某已處分試官吏升三兩將比府牓出陽源依縣申第六人孟容怒責試官陽源具以夢告明年權侍郎下及第

許康佐　舊書儒學傳許康佐父審康佐登進士第又登宏詞科按新書言許堯佐擢第八年康佐繼之堯佐於十年及第則康佐當附是年

馮定　舊書馮宿傳弟定字介夫與宿俱有文學而定過之貞元中皆舉進士時人比之漢朝二馮君于頔牧姑蘇也定寓焉頔友於布衣間後頔帥襄陽定乘驢詣軍門吏不時白定不留而去頔懺咎笞吏驛載錢五十萬及境謝之定飯逆旅復書責以貴倣而返其遺頔深以爲恨權德輿掌貢士擢居上第　按定與宿審皆舉進士傳獨以二馮君繫之貞元者蓋審及第於永貞也定與審皆權德輿門生傳不言聯登故知定在第一牓矣

明經科　牛堪　昌黎集有送牛堪登第序云堪太學生也余博士
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
無說乎　按昌黎以貞元十七年秋冬
間除四門博士十九年職滿故附此年

諸科三人

博學宏詞科　試瑤臺月賦以仙家帝室皎
潔清光為韻見文苑英華　王涯　見文苑
英華

知貢舉　中書舍人權德輿　舊書本傳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
禮部貢舉來年真拜侍郎凡三歲掌
貢士至今號為得人　韓愈故相權公墓碑貞元十八年以中書
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為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
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
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又曰前後考第進士及廷所策試士
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
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

草紓風動萬年枝詩曰嘉名標萬祀擢秀出深宮嫩葉含煙靄芳

柯振惠風參差搖翠色綺靡舞晴空氣裊裊禎祥異榮霑雨露同天
年方未極聖壽比應崇幸列華林裏知殊衆木中 文苑英華
樊陽源風動萬年枝詩曰珍木羅前殿乘春任好風振柯方裊裊
舒葉乍濛濛影動丹墀上聲傳紫禁中離披偏向日凌亂半分空
輕拂祥煙散低搖翠色同長令占天眷四氣借全功 文苑英華
許稷風動萬年枝詩曰瓊樹春偏早光飛處處宜曉浮三殿日暗
度萬年枝婀娜搖仙禁繽紛映玉池含芳煙乍合拂砌影初移爲
近韶陽煦皆先衆卉垂成陰知可待不與衆芳隨 文苑英華
王涯瑤臺月賦曰素月霄凝寒空迥徹照瓊樹以增麗煥瑤臺而

共潔遠而望也浮皎皛之精光近而察焉帶巍峩之積雪美其清
熒互映絢練相鮮洞玉砌以周設對金波而正圓增搆參差迴出
林巒之表光輝照燭迥同昆閬之前觀重壁以發地暎百常之造
天乍動乍搖難審詳於眾目若明若滅疑陟降於羣仙顧兎凄涼
崇臺窈窱牒爾意駭倏然魂悄騈階級以雲矗粲瓊瑛之霄旰徒
引耀之可觀豈懷材之足表若見仙闕如遊玉京月映霄而九天
共霽臺照月而萬象俱明含冰鑑而逈潔軼氛埃而更清斯可以
滌鄙夫之幽抱暢達士之高情皎皎寒光悠悠清質凝精以降委
照而出玩浮光而神竦炫微輝而皆溢視乎外美濟瑩乎瑤華琛

乎中致齋莊於虛室由斯可保亦既有光始激射以內照忽飛騰
而外揚驛彩遥分奪水壺以的的桂華中映同日觀之煌煌於是
天地朗然纖埃不翳九成由其直上八表可以旁覘將以象淸都
朝玉帝豈徒恣遐想窮遠睇徘徊於蓬榭之間悵望於蟾蜍之際
而已哉吟翫既久規圓已斜歎將傾於桂魄思復攀於瓊華庶竭
精於冊府亶遠慕於仙家文苑英華

十九年癸未

策進士問漢廷董仲舒公孫宏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而施于教
化韋元成匡衡之倫以明經至宰相封侯皆本王道以及人事今

雖以文以經貫聯學者而詞綺靡于體物棧失古風學因緣于記問靈窮典義說無師法經不名家有司之過敢不內訟思欲本司徒之三物同樂正之四術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名義益脩風俗益厚程孝秀之本業參周漢之舊章慮難改作式佇嘉話事關理本必議上聞斯乃誠求諸生毋忽

第一道

問齊人之所以務於賦輸用給公上大抵餽軍實奉邊備而已今北方和親亟通禮命南詔納欵屢獻奇功而蠢茲西戎尙有遺類猶謂盛秋之戍頗勤中夏之師思欲盡復河湟之地未銷爟燧之警師息左衽人無外徭酌古使今當有長策乃者戎人願脩前好因請其俘或曰彼貫無

厭絕之以固吾圉或曰始示大信許之以結吾人或曰歸貢種以懷其心或曰奪長技以翦其翼當揭皎然之見備陳可舉之方第二道

問祖宗昭穆王者之盛典明祀嚴禋有國之大事頃歲奉常上奏以獻祖之位非正太祖之尊未伸而公卿諸儒雜有其議皆以百代不遷宜居東向而獻懿二主所歸不同或曰藏于夾室或曰寘於別廟或曰祔於德明與聖酌殷周之制或曰遷于園寢石室採漢魏之儀而又有並居昭穆之列竟虛其位分饗禘祫之禮互處于西衆議云云莫有所一至今留中未下誠聖意所重難也至當無二衆君子辨之第三道

問人之生也稟五行之秀其化也

順一氣之散而牛哀爲獸杜宇爲鳥趙王爲蒼犬夏鯀爲黃能傅巖之相爲星圯橋之老爲石變化紛紛其故何也夭壽貴賤賦命萬殊而驪山之儒長平之卒歷陽之魚鼈南陽之侯王豈稟數斯同復適然也衆君子通性命之理究古今之學幽探造化仁所未聞道

第四

問有司之求才與多士之求進其心不相遠也諸生知之乎計偕者幾乎五百饗奏者不逾二十蓋二十五之一也諸生又知之乎雕龍之辨皆謂有隋靈蛇之珠無非在握射或失鵠瑜盈掩瑕雖涇渭終分而蓬麻未直贗名飛語訛訛云云誠無它腸時有謠曰豈有司之道未至復諸生之所習難化耶與時有司因

諸生之所履也復何如哉非有防川之心願聞易地之說第五道 文英

英華 權

文公集

策明經問㝐史之文先師用明於王道漢武之代左氏不列於學官誠義理之可觀終誣黷而多失鳳凰兆啟陳氏不得不昌鷸鴒成謠季氏不得不叛既未然於前定於立教而謂何同瑕釋經豈其如是夏五之闕雖繫月而何嫌艮八之占於兼山爲何象因生因諡未詳命氏之殊德命類命請數制名之義生既充賦無辭說

第一道

經左氏傳　問冠婚成人著代之義一獻之饗舅姑先降以奠酬三加彌尊母兄皆拜而爲禮責婦順而則可於子道而謂何一與

之齊終身不改而夷狄有問服二姓之合爲重而孔門多出妻蹈白刃或易於中庸引重鼎奚列於儒行裼襲疑衰之制繼别繼禰之差生旣講聞伫觀詳辨

第二道禮記五 經宏文崇文生同

問周制六官以倡九牧分事任之廣計名物之多下士吏胥類頗繁於先食上農播殖力或屈于財征徭則易從寡能理衆疑宋母之失實豈周公之信然今欲舉司徒之三物教賓興之六藝又慮樂舞未通于韶濩徒玩干旄鄉射有昧於和容務持弓矢適廢術學豈賓賢能至若六變八變致神祇之格天產地產有禮樂之防忝貳春官企聞詳說

第三道周禮

問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鼓天

下之動者存乎辭又曰吉人之辭寡寂然不動則感而遂通見幾
而作乃不俟終日豈各有所趣幸備言其方至若巽之于人爲廣
顙白眼坎之于馬爲美脊薄蹄誠曲成以彌綸何取象之瑣細伫
聞體要然後忘言第四道周易

問堯之文思也命羲和四嶽敬授人
時其道巍巍矣舜之登庸也則流放竄殛考績黜陟熙帝載而亮
天工者二十有二人其理昭昭矣至禹則別九州導九河分五服
建五長辛壬癸甲荒度土功其勤云云矣夫以陶唐虞夏皆聖人
也而勞逸斯殊豈時不得不然復道有所不及何事功元德煩簡
相去之遠耶願聞其說第五道尚書

問三綱之道有君臣焉有父子

爲周南召南以風化于天下關雎鵲巢乃首按疑有脫字於夫婦舉后
妃曷若先天子美夫人曷若稱諸侯豈自邇而及遐將舉細而明
大又太師所採孔聖所刪以時則齊襃先於衛頃以地則魏土褊
於晉境未詳差次何所後先一言雖蔽於無邪六義乃先於諷誄
旣歌乃必類何失之於愚理或出於鄭箋言無慚於匡說第六道毛詩五經同

問褒貶之書宣父約於史氏清婉之傳卜商授於門人經
有體元且無訓說日稱夜食頗近迂異微秃眇之脩聘聚綦輒之
方言晉大夫奚侯於脩行衛公子豈名其夭疾隱居攝以崇讓鄭
討叛以滅親未曰申邪盍爲積慮鄒氏夾氏學旣不傳尸子沈子

復爲何者鄙夫未達有仁嘉言第七道 問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又曰仁遠乎哉則子文之忠文子之淸由也之果求也之藝皆曰不知其仁豈盡非君子耶胡爲乎登夫子之門而稱齊楚之賢大夫也其愚如愚甯武與顔生孰愈三思三省季文子與曾子孰優虞仲隱居以放言下惠辱身以降志頗殊取捨皆曰逸賢

策道擧問安將處順泊然懸解至人之心也故曰材全而德不形又曰休影息迹與夫五漿先饋屨滿戶外者固不侔矣然則以紀渻之養雞痀僂之承蜩匠石之運斤梓慶之削鐻用志不分移於

探索精微當有師說第八道論語 宏文崇文生同 文苑英華 權文公集

教化則萬物之相刃相靡者悠然而順闇然而和奚在於與无趾无眼之徒支離形德然後爲德耶願聞其說第一道南華經問文子元康師其言於老氏計然富利得其術者朱公疑傳記之或差何本末之相遠人分五位智辨居忠信之前體包五藏耳目乖肺肝之主皆何故耶當有其說至於積德積怨貨財其圖上義下仁願聆其旨大辨若訥大道甚夷豈在顛之倒之使學者泥而不通也第二道通元經文苑英華權文公集

策宏文崇文生問鄉賦國庠已有定制又闢兩館以延諸生蓋祇備貴游而進之于學也二三子江夏童年頗聞岐嶷舞雩春服皆

已鮮明雖異賓興亦稱講業於經書所好何句於古哲所慕何人
兼陳從政之方用辨保家之美 文苑英華 權文公集

六月 舊書本紀作七月 敕禮部舉人自春以來久徯時雨念其旅食京邑
資用屢空其禮部舉人今年宜權停 冊府元龜 唐會要

韓愈論今年權停舉選狀右臣伏見今月十日敕今年諸色舉選
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
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
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
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分之一

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爲旱獨陰爲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爲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爲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

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宏清閒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昌黎集五百家注引孫曰宰相杜佑所請也 權德輿劉濟墓誌銘前歲因旱詔罷郡國選舉慮歛下粮食之不給也君抗疏以爲無肆眚且久得非濫刑失職者含冤以鬱和氣邪臣以爲答于天戒者在此不在彼雖留中不下而士友多之 按此則濟亦論停舉選矣

進士二十人 文苑英華載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以嘉節初吉修是歲政爲韻當是此年試題按國史補貞元五年初置中和節

曹景伯 曹書曹確傳確父景伯貞元十九年進士擢第

侯喜 韓愈贈侯喜詩吾黨侯生字叔起 韓文考異侯喜貞元十九年中進士第終國子主簿 寶刻叢編引集古錄目唐復黃陂記前鄉貢進士侯喜撰按碑以元和三年立故稱前進士也

李礎 洪興祖韓子年譜李礎貞元十九年進士仁鈞之子也昌黎有送李判官正字礎歸湖南序

賈餗 見文苑英華 舊書本傳字子美河南人祖渭父寗餗進士擢第

胡直鈞 韓愈有答胡生書考異引登科記胡直鈞貞元十九年進士 按鈞一作均

鄭式方 見文苑英華

諸科六人

博學宏詞科 是年試漢高祖斬白蛇賦文苑英華又載呂炅王起賈斝人謁先師聞雅樂詩蓋亦此年試題

呂炅 韓愈河南少尹李素墓誌銘呂氏子炅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閒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昌黎又有詩云非癡非狂誰氏子注云謂炅 白居易和元九與呂二同宿話舊詩見君新贈呂君詩憶得同年行樂時卽謂炅也

王起 元稹酬哥舒少府寄同年科第云前年科第偏年少未解知羞最愛狂九陌爭馳好鞍馬八人同著綵衣裳注云同年科第宏詞呂二炅王十一起拔萃白二十二居易平判李十一復禮呂四潁哥舒大恆崔十八元亮逮不肖八人皆奉榮養

拔萃科是年試毀方瓦合 白居易 汪氏香山年譜貞元十八年鄭珣瑜領選部公試判拔萃科判見文苑英華 科入等養竹記云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選制以十一月爲期至三月畢故十九年亦作十八年 居易祖名鍠與宏同音故白公不應宏詞試摭言謂公試宏詞賦考落者誤 李復禮 呂頻 文苑英華作呂穎誤 哥舒恆一作垣 白居易有酬哥舒大見贈詩 元稹 侯鯖錄載元微之年譜貞元十八年微之年二十四中書判拔萃第四等授校書郎 唐才子傳元稹擢明經書判入等 崔元亮 皆見上

知貢舉 禮部侍郎權德輿 舊書李實傳前歲權德輿爲禮部侍郎實託私薦士不能如意後遂大錄二十人迫德輿曰可依此第之不爾必出外官悔無及也德輿雖不從然頗懼其誣奏 容齋四筆引登科記貞元十九年權德輿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 按權德輿李公遺愛碑云十九歲九月制詔湖南長帥中執法李公巽爲江西中命小宗伯呂公渭爲之代蓋呂公既去權公代爲小宗伯事在九月故權文公于十九年十月十二日祭戶部崔侍郎文結銜稱禮侍郎權德輿也 柳冕

與權侍郎書云昔仲弓問爲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以三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亂故其人智後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晉尚姓美其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吏道貴其官位故其人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聖主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末也閤下豈不謂然乎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義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腐儒之生比肩登第不亦失乎閤下因從容啟明主稍革其弊奏爲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爲第一等其有精于誦注者與精于誦疏者以爲次等不登此二科者以爲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儒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任人之衆而人物殄瘁廉恥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弊尊其本舉君子之儒先于理行者俾之入仕則清識君子也俾之立朝卽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二十人十年得一二百

人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則海內人物不亦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亂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哉今海內人物喟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即天下之士靡然而至矣是則由於有司以化天下天下之士得無廉恥乎　權德輿答書云今之取士在於禮部吏部吏部按資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判失權衡輕重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求才猶以爲仁由己然亦沿于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酒上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嘗媿之當時置于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乏賢內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況以寡劣舉當儀曹爲時求人豈敢容易然再歲計偕多有親故故進士初榜有之帖落有之策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公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訪於人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宏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繫其若是乎是以半年以來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奧求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回復于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懿文可以持重不遷者而不盡在於擬擬科第也明經問義有幸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令

釋通其義則面牆木偶然遂列上第未如之何頃者參伍其問令書釋意義則於疏注之內苟刪撮旨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理而未盡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來問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於注疏者雖令吏部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仕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資驗也不者儻有司率情下上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乎　按權文公有再歲計偕之語是再知舉後事故附於此年

侯喜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曰我后令節中和孔嘉東已全解桃仍欲華慶賞之多燕樂既均於九有播植之始教化爰貞於四遐於是心膂周召股肱稷卨洎彼庶尹當茲新節陽和溥暢言拜賜於生成稼穡艱難乃載陳於睿哲觀其克合天意咸造皇居僉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儲政令不差則夷華知勸水旱無備則倉

廪其虛且自古在昔靡不有初敬授人時而堯典垂記大無禾麥則魯史頻書今陛下夔夔慄慄日慎一日惟人是憂惟農是恤是以域中無事海內殷實八獻其誠神降之吉臣等叨遇昌運思裨大猷惟茲南畝可致崇邱度考令辰實當四仲之首（原注疑作月）敬舉彝典庶爲六府孔脩豈止合彼九疇冠夫百氏高懸象魏必日就而月將永播蒸黎自風行而草靡帝曰善哉子之言是於變時雍恭慎是宗應天地中和之氣備朝廷中和之容君告成中和之功久而作樂臣獻守中和之術先告三農此所謂超羲越軒臣賈主聖樹光宅之深本爲經邦之善政美哉啟沃之義於斯爲盛

賀綵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曰聖上覩萬國之無事偉三農之可嘉因月令之初發詢播植俾年豐之慶無陽嚮退於是文武畢陳威儀斯列爰修耒耜之務用廣異同之說將期圖實京坻人懷禮節捧書而進知地利之可分足食是圖見天心之載悅既而啟文字儼晉褫煥夔龍之獻納掩河洛之圖書得富國以如此契生人於厥初稽重穀之言徒稱董仲驗深耕之法何媿朱虛所以候驚蟄之辰應夾鍾之律昭八政之所用著九年之罔失是蔗是蓘將致乎千斯倉發始發謀必因乎四之日故當載陽之候以進為邪之術俾農識不耕之凶歲獲終畝之吉且中也者表天地之交泰

和也者象德化之優柔致中和之令節展稼穡之允脩將以肥磽

異等擬歎殊收人靡在阿之歎野傳擊壤之謳已矣哉富庶之規

既如此弼諧之道必于是佐元化之風行動黎元而草靡故得祥

生地裘慶發天宗百穀允修臣罔慚於后稷兆人乃粒帝有邁於

神農伊斯事之明盛掩前代之輝映因獻壽之嘉辰遂啟心於善

政何必考李悝之地力覽崔寔之月令懿此羣公之書永作九州

之慶文苑英華

胡直鈞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曰農爲務本春則歲華和者取至

和之靡忒中者象居中之莫邪吾君將以發紋源於仲序配節令

於孔嘉知稼穡之道則無逸之書何遜觀播植之論審后稷之訓
不遐至若四海無事萬方胥悅野思疆理之勤朝有田疇之說鑄
兵器爲農器更舊節爲新節天子方坐承明之廬端穆清之居百
執事孜孜而奉職羣有司濟濟以進書曰陛下德被酒古時登太
初念耘耔之勤每思勤勞俗豐年之應曾不自處臣所以極聞見
而獻可庶將使大小之所如伏以義衙平秩時在元吉既鑱鎛之
徒營固準直而何失遲西成於遵秉之歲戒東作於寅賓之日庶
居勤之輩咸執其常惰遊之人罔敢不率皇上詔眾議允嘉歎載
耒耜而親耕天下皆勸率公卿而終事庶績咸修然後創典章頒

遠邇斯再耕之自此亡多稔之于彼稽汜氏之法未足方之考周

官之規諒當改是豈不以羣下執躬在上務農故將降元功於后

土介景福於天宗况令節迴時良圖合盛近可法於三務遠從規

於八政豈將獨播于兹辰冀終古而輝映文苑英華

鄭式方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曰聖人淸謐六合車書一家皇心

協於天統節令徵爲國華思播植以富人故農書是進建中和而

煦物俾淯風不遐是以四夷卽敘九穀用嘉當其天廟低臨韶光

發洩二月初吉式協於農祥三務成功不虧乎歲節授其時用天

之道進其書知人則哲一人垂拱以憂勤百辟獻章而誠竭於是

元老進而言曰陛下道洽無外化康有截猶慮九扈未宏三時尚缺命陳書而王化可闡俾知方而農政斯列既戒既種粢盛之望有期弗愆弗渝地利之宜矣詎豈不以寒氣總入春陽始初陳乎五種之用本乎三農之書王者則千畝是藉庶人則中田有廬故年穀之順不差物力之功克實首嘉節而東作方起符中星而西成乃畢其殖也習無不利其耕也動罔不吉然後邦國知設節之宜象魏識勸農之術于以見君臣克協于以見士穀惟脩足食表豐年之慶多稌興大田之歎且夫節者育物於生成農者豐功於遐邇善宜兮時罔不若化洽兮物無非是乃謳乃興歌積庾於京

祇有翼有憑致殊方之來俾非我后聖應太昊德包神農則不能盡地力祈天宗故得貞萬姓行八政幸沐化於和平庶採封而諷詠文苑英華

呂炅貢舉人謁先師聞雅樂詩曰禮聖來羣彥觀光在此時聞歌音作遠合樂和還遲調朗能偕竹聲微又契絲輕泠流霓旋繞動纓緌九變將隨節三終必盡儀國風由是正王化自雍熙文苑英華

王起貢舉人謁先師聞雅樂詩曰謁謁觀光士來同鵷鷺羣淵躬遺像在稽首雅歌聞度曲飄清漢餘音遏曉雲兩楹凄已合九仞杳難分斷續同清吹洪纖入紫氛長言聽已罷千載仰斯文文苑英華

白居易毀方瓦合判曰教惟馴致道在曲成將遜志以樂羣在毀方而和衆況化人由學成性因師雖和光以同塵德終不雜苟圓鑿而方枘物豈相容道且尚于無隅義莫先于不劌司業以訓導貴別或慮雷同學官以容衆由寬何傷瓦合教之未墜盍宣尼之言然文且有徵則戴氏之典在將觀學者所宜體之文苑英華

呂頻毀方瓦合判曰國崇太學禮尚師儒教失其源人將妄放學官憒夫古訓好是多方徒探儒行之辭俾從瓦合罔思絜矩之道不改松心雖百行殊塗在來者之所擇而四教闡載何先師之不遵苟訓導以生常懼毀方之易性樂正禁之非禮抑有明徵胄子

順以斸方幸無迷復 文苑英華

哥舒恆毀方瓦合判曰敬業服勤冀聞立身之本傳經作誡亶遵從眾之規惟彼國庠典夫胄子以爲公侯之允自伐淹中謂其禮樂之家難爲人下故毀方瓦合承聖人之情使慕賢容眾臻儒者之旨正雖弟子可學何慮成均見非 文苑英華

元稹毀方瓦合判曰教以就賢雖無顯下俾其容眾則在毀方太學以將務發蒙宜先屈己君子不器須懷虛受之心至人無方何必自賢於物爰因耆誘式念恭將誠同壁之誠遂申合土之譬況卑以自牧仲尼嘗述於爲儒禮貴用和子張亦非於拒我義存

無微道在可嘉長善之本不乖成均之言何措 文苑英華

崔元亮毀方瓦合判曰學於是尊教所以立信尊賢可上在易性難從眘彼儒流職司學校誠宜誓不及之誠懼將落之辭苟毀方以爲心雖容衆而奚用且非善誘在傳授而則乖曾是詭隨於博裕而何有不可以訓無易由言請從四業之規無取學官之見 文苑英華

二十年 甲申

停貢舉 太平廣記引續定命錄唐監察御史李顧言貞元末應進士舉甚有名稱歲暮自京西客游迴詣南省訪知已郎官適至日已晚省吏告郎官盡出顧言竦轡而東見省東南北街中有一人挈小囊以烏紗蒙首北去徐吟詩曰放榜只應三月暮登

科又較一年遲又稍聊吟若令顧言聞顧言策馬遁之于省北有
鷟壓起遂失其人所在明年京師自冬雨雪甚饑內不稔停舉貞
元二十一年春德宗皇帝晏駕果三月下旬放進士榜　皇甫湜
悲汝南子桑文云汝南則子桑治書通春秋非仁義不動止年二
十三貞元十九年如京師將舉五經秋及陜見無舉詔東還又答
劉敦質書湜求聞來京師三年矣一年以未成顛蹶二年以不試
狼狽及今三年而不遇有司按所謂不試者即停舉事　權德輿
過張監閣老宅對酒奉酬見贈詩云聖仁無外事徐步一開顏荆
玉難收盡齊竽喜暫閑秋風傾菊酒霽景上蓬
山不用投車轄甘從倒載還原注其年停貢舉

唐順宗至德宏道大聖大安孝皇帝

貞元二十一年 乙酉

正月癸巳德宗崩丙子太子即皇帝位 通鑑

策進士問古之善為政者在得人而已在求理而已周以功德詔

齊藤秦以農戰居職員漢武帝詔察茂異可以爲將相者夫功與德非常才所及也農與戰非並仕所宜也安危注意之重非設科可俟也是三者同有利病幸錯綜言之又三適之宜九品之法或計戶以貢士或限年以入官事有可行法有可採制度當否悉期指明道第一

問夏殷周之政忠敬文之道承弊以救始終循環而上自五帝不言三統豈備有其政或史失其傳贏劉而下教化所尙歷代相變其事如何豈風俗漸靡不登於古復救之之道有所未至耶國家化光三代首冠百王固以忠厚勝茲文弊前代損益佇聞討論遂數之中所希體要也道第二

問古者士足以理官業

工足以備器用商足以通貨賄而農者居多所以務三時之功有九年之蓄用阜其業實藏於人乃者惰游相因頗復去本今皇帝勵精至化在宥萬方德音聖澤際天接地凡究于理道者無不至也裕於濟人者無不被也而又詢吏祿公田之制稽財征榷筦之宜使羣有司賢政損益庶官匹士皆得上言眾君子躬先師之儒生盛聖之代佇茲嘉話當爲所闡道第三

問昔伊尹酒保傅說胥靡甯戚昌殷道以阜王業春秋時觀丁父彭仲爽申郤之俘也克州蓼朝陳蔡楚邦賴之漢庭韓安國徒中拜二千石張釋之以貲爲郎並稱名臣焯敘前史然則俘從作役或財用自發前代取之而

得人如是魏晉已降流品漸分登仕之初率先文學或爲賢推擇皆秀發州閭而致理之風頗未及古豈樸散浸久或求之大精其故何也常有所懵今四門大闢百度惟貞執事者固欲上副聰明悉搜才實幸酌古道指陳所宜 第四道

問言身之文也又曰灼於中必文於外司馬相如揚雄鏘甚漢廷其文盛矣或奏琴心而濫竊或竊符命以投閣其於彌惰敗度又奚俟于文章耶至若孔融禰衡夸傲于代禍不旋踵何可勝言兩漢亦有質樸敦厚之科廉潔孝順之舉皆本於行而遺其文復何如哉爲辨其說 第五道

文苑英華

權文公集

策明經問春秋者以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邱明受仲尼之經而爲傳元凱悅邱明之傳而爲注然則夫子感獲麟之無應因絕筆以寄詞作爲襃貶使有勸懼是則聖人無位者之爲政也其于筆削義例豈皆周法耶左氏有無經之傳杜氏又錯傳分經誠多觝啎慮失根本既學於是頗嘗思乎第一道左氏傳

周大學有明德之道中庸有盡性之術闕里宏教微言在茲聖而無位不敢作禮樂時嘗有開所以先氣志然則得甫申之佐猶曰降神處定哀之時亦嘗問政致知自當乎格物夢奠奚歎於宗予必若待文王之無憂道虞帝之大德然後凝道孰爲致君爾其深惟以判其惑第二道禮

記

問潔淨精微研幾通變伏羲畫其象文王演其辭設位盡通於三極脩德豈惟於九卦何思何慮既宜以同歸先甲先庚乃詳於出令儉德避難頗殊蹇蹇之風趨時貴近方異謙謙之吉窮理盡性之奧入神致用之精乾元用九之則大衍虛一之數成性有存存之道知幾窮至至之關　此所講聞試陳要略 第三道 周易

問洪範之美大同也曰子孫其逢吉數五福也曰考終命皆其極致也至若允恭克讓而生丹朱方命圮族乃產神禹何吉凶之相戾金縢請命方秉珪以植璧元龜習吉乃啟籥而見書豈賦命之可移也絕地天通未詳厥理血流漂杵何乃溢言待問而來幸陳師說

第四道
何書
問風化天下形於詠歌辨理代之音厚人倫之道邶鄘褊小尙列于篇楚宋與匽豈無其什變風雅者起於何代動天地者本自何詩南陔白華亡其辭而不獲谷風黃鳥同其目而不刋舉毛鄭之異同辨齊魯之傳授牆面而立旣非其徒解頤之言斯有所望

第五道
毛詩
問穀梁名經興於魯學劉向博習稱于漢朝或貶絕過深或彖類無據非立異姓乃以滅莒成文同乎他人豈謂齊侯之子異類頗甚後學難從諱親諱賢當舉其例耳理目理幸數其言何詞所謂近於情何義所謂失于短凡厥師授爲予明之

第六道
穀梁傳
問夫子以天縱之聖畏匡厄陳行合神明故久於其禱

將行理道奚矢于天厭對社稷之問宰我強通歎山梁之時仲由未達季氏旅岱冉求莫救皆見稱于達者或譏比於具臣嘗肄善言頗多滯義末卷載游夏之事終篇紀舜禹之詞頗疑不倫可以敷暢第七道論語

二月甲子御丹鳳門大赦天下制諸色人中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者經術精深可爲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宜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朕當詢事考言審其才實如無人論薦者即任自詣闕廷

順宗實錄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辛丑太上皇誥改元永貞乙巳憲宗即位通鑑

進士二十九人權文公集上巳日貢院考雜文不遂赴九華觀祓禊之會以二絕句申贈詩云三月韶光處處新九華仙洞七香輪老夫流滯何由往玉相和正繞身注云時以沽美玉爲題拔是年德宗賓駕三月下旬放進士牓見上年續定命錄此年試題爲沽美玉

沈傳師

舊書本傳傳師擢進士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傳師於貞元二十一年登第唐詩紀事傳師字子言既濟之子材行有餘杜牧故尚書吏部侍郎沈傳師行狀貞元末舉進士時許公孟容爲給事中權文公爲禮部侍郎時稱權許進士中否二公未嘗不相聞於其間者其年禮部畢事文公詣許曰亦有遺恨曰爲誰曰沈某一人耳許曰誰家子某不之知文公因具言先少保名字許曰若如此我故人子後數日徑詣公且責不相見公謝曰聞於丈人或援致中第是累丈人公舉矣某孤進故不敢自達許曰如公者可使我急賢詣公不可使公因舊造我明年中第文公門生七十人時人比公爲顏

子聯中制策科

竇修

金華子李趙公紳再鎮廣陵竇修猶幕江淮修永貞二年相公權德輿門生洎武宗朝踰四十載趙國雖威嚴亦以修宿老敬之按永貞無二年當是元年之訛

劉述古

韓文考異述古中貞元二十一年進士第容齋四筆引登科記同

韋珩

貞元二十一年術中進士第見柳宗元集注珩字韋玉韋夏卿弟正卿之子曰珩曰攤昌黎與㕔員外書曰韋玉京兆之從子京兆指貢卿也柳子厚有寄珩詩云回聯炫晃別韋王獨赴異域穿蓬蒿考異以韋玉不見于登科記謂有司以京兆從子之故遠嫌畏護矯而黜之蓋不知韋玉卽珩強爲之說耳

李宗閔

舊書本傳宗閔字損之宗室鄭王元懿之後祖自仙楚州別駕父翊宗正卿翊兄夷簡元和中宰相宗閔貞元二十一年進士擢第又云宗閔與牛僧孺同年登進士第

牛僧孺

舊書本傳僧孺進士擢第　李珏牛僧孺神道碑僧孺隴西狄道人舉進士軒然有聲時莘崖州作相綱羅賢雋仰公名頗與交公補文往謁一見如舊由是公卿籍甚名動京師得上第聯以賢良方正舉久冠中科　北夢瑣言牛僧孺字思黯或言牛仙客之後居宛棐之間少卑貧力學有倜儻之志唐永貞中擢進士第

楊嗣復

舊書木傳嗣復

字繼之僕射於陵子也七八歲時已能秉筆爲文章二十進士擢第又云嗣復與牛僧孺李宗閔皆權德輿貢舉門生情義相得按嗣復卒於大中二年年六十六則二十擢第當在貞元十八年惟本傳又云年二十一登博學宏詞科考二十一歲爲貞元十九年其年宏詞二人見元微之詩注無嗣復之名疑本傳所載年誤今據傳言與牛李同門之語載入此年

馮審 審與陽嗣復同年見大中九年注

羅立言 舊書本傳立言貞元末登進士第新書立言宣州人

陳鴻 陳鴻大統紀序云貞元丁酉歲登太常第始閑居修大統紀三十卷七年書始就絕筆于元和六年辛卯按貞元無丁酉以七年至辛卯推之即此年乙酉之訛是鴻於此年登第白居易於元和元年十二月作長恨歌其序稱前進士陳鴻

杜元穎 舊書本傳元穎萊公如晦裔孫父佐官卑元穎貞元末進士登第

蕭籍 蕭籍祭權少監文門生蕭籍敬祭于前相國故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吏部尚書兼興元尹御史大夫贈尚書左僕射之靈昔在貞元實同文衡第甲者七十有二人惟籍與生名不聞於將命者公以至公俾居選中數仞之牆得門而入按德輿連三年知舉籍及第未知何年附此俟考

明經科　權德輿送三從弟況赴義興尉序吾三年第經明者首三百餘士而知類通達者往往有焉　昌黎集故相權公墓碑云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五百家注引補注德輿知舉取明經初不限員

殷侑　昌黎送殷侑員外使同鵠序五百家注引韓曰侑陳郡人貞元末及五經第

滕遂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滕遂明經及第又書判登科

渾偘　路嚴義昌軍節度使渾公神道碑公諱偘字復貴大父諱瑊父諱鎬公九歲由宏文生擢孝廉第以咸通六年卒年六十九推之九歲在是年

諸科十八

知貢舉　禮部侍郎權德輿　楊嗣復權文公集序貞元中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升名者十七人及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七十有二鸞鳳杞梓舉集其門登輔相之位者前後十人其他任鎮岳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　按順宗實錄是年六月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為戶部侍郎而本集祭張工部文云貞元二十一年七月四日禮部侍郎權德輿疑集所

裁月日誤

羅立言沽美玉詩曰誰憐被褐士懷玉正求沽成器終期達逢時
莫見誣寶同珠照乘價重劒論都浮彩朝虹滿懸光夜月孤幾年
淪瓦礫今日出泥塗采斵資良匠無令瑕掩瑜文苑英華

登科記考卷十六

大興徐松

唐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

元和元年丙戌

正月丁卯赦天下改元通鑑

甲申上皇崩於興慶宮通鑑

三月辛未御史中丞武元衡奏兵部吏部禮部貢院官員近起十月至來年二月稱在選舉限內不奉朝參令式無文禮敬斯闕一年之內半歲不朝準貞元十二年中丞王顏奏敕釐革載在明文尋又因循輒自更改若以兵部禮部選舉限內事繁郎中書門下

御史臺度支京兆府公事至重朝請如常而況旬節已賜歸休常參又許分日一月之內纔奉十日朝參其間甚暑甚寒又蒙矜放臣求故實以爲王顏任中丞日嘗論其事舉對甚詳當時敕文處分甚備請準貞元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敕旨自今以後永爲常式他年妄改前條請委臺司彈奏庶使班行式序典法無虧從之

舊書本紀

四月國子祭酒馮伉奏應解補學生等國家崇儒本於勸學旣居庠序宜在交修其有藝業不勤遊處非類樗蒲六博酗酒喧爭凌慢有司不修法度有一於此並請解退又有文章帖義不及格限

類經五年不堪中送者亦請解退其禮部所補學生到日亦請準格帖試然後給廚後每月一度試經年等第不進者停廚庶以止姦示其激勸又准格九年不及第者即出監訪聞比來多改名御入起今以後如有此類請送法司准式科處敕旨從之冊府元龜

丙午按白居易策林序云與微之俱應制舉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又代書百韻詩注云自冬至夏頻改試期蓋以順宗崩故遲至四月也命宰臣已下監試應制舉人於尚書省以制舉人皆先朝所徵故不親試制曰朕以寡薄獲奉睿圖嚴恭寅畏不敢暇逸永惟萬邦之廣庶務之殷而燭理未明體道未至思欲復三代之盛烈覲十聖之耿光是用詳求正言思繼先志子大夫等藏器斯久

賁然而來白駒就維洪鐘待扣膺茲獻納朕甚嘉之言觀國光宜有廷試本將詢事豈忘臨軒園邑有期營奉是切永言誠感未暇躬親爰命公相洎於卿士親諭朕意延訪嘉謀至於興化之源才識攸重練達吏理詳明儒術當是三道副朕旁求意或開予靡有所隱條列所問畢志盡規當酌古而參今使文約而意備朕將親覽擇善而行並宜坐食食訖就試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二十八日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問皇帝若曰朕覩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

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斥
己之至言進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兹朕所以歎息斷
悼思索其眞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
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
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宏化萬邦懷仁
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於下升中於天周漢已
還莫斯爲盛自禍階漏壞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
古衣食罕儲念兹疲甿未遂富庶督耕殖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
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

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
患於晁錯而請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
啟迪來哲之懷眷茲治闈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
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元帝優游於儒學盛業
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捨未獲所從余心浩然
益所疑惑今子大夫熟究其旨著之於篇興自朕躬無悼後害冊府
元龜 文苑英華
唐大詔令集
辛酉詔曰構大廈者必總於羣材成大川者必資於百谷故思理
之主求賢罔遺所以昭宣令圖廣大前緒觀文緝化其在茲乎朕

以寡昧獲奉丕業虛已問政實始於兹考言求益敢不祗若故命左右輔弼洎有位之臣會於中臺必究其論緘密以獻旬自朕躬果獲賢能副予饑渴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人第三次等元稹韋惇第四等獨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韋慶復第四次等崔韶羅讓崔護元修薛存慶韋珩第五上等蕭俛李蟠沈傳師柴宿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第五上等陳岵等咸以待問之美觀光而來詢以三道之要復於九變之選得失之間粲然可觀宜膺德茂之典式叶言揚之舉其第三次等人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上等中書門下即與處分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進士二十三人　文苑英華載山出雲詩是此年試題　摭言是年郭求府元落

武翊黃　狀元　唐語林武翊黃府送爲解頭及第爲狀頭宏詞爲敕頭時爲武三頭後惑於媵嬖薛荔苦其冢婦盧氏離新昌李相紳以同年破之而眾論不容終至流竄　章孝標錢塘贈武翊黃詩天人科第占三頭　按宰相世系表翊黃字坤輿元衡之子

皇甫湜　五百家注引孫注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元和元年擢進士第爲陸渾尉

陸暢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陸暢元和元年登第　韓愈送陸暢歸江南詩云舉舉江南子名以能詩聞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　考異引洪注暢字達夫

張復　韓愈張徹墓誌銘君弟復亦進士五百家注引孫注元和元年復中進士　幽閒鼓吹元稹在鄂州張復爲從事稹常賦詩命院中屬和復乃簪笏見稹曰某偶以大人往還高門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也稹嘉之曰賀實如是賢于能詩者矣

李紳　舊書本傳紳本山東著姓父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因家無錫紳六歲而孤母盧氏教以經義紳能爲歌詩鄉賦之年年諷誦多在人口元和初登進士第　唐才子傳李紳字公垂亳州人元和元年武翊黃榜進士與皇甫湜同年　沈亞之李紳傳李紳者本趙人

從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

容齋四筆引登科記元和元年崔郊下放李紳　李濬慧山寺家山記金陵之屬郡毗陵南無錫縣有佛寺曰慧山寺濬家山也貞元元和中先丞相太尉文肅公心盥色養家尚是縣因肄業於慧山始年十五六丙戌歲擢第歸盥　李紳龍宮寺詩序元和三年余以前進士爲故薛苹常侍招至越中元和元年及第見太平廣記引定命錄

韋倌　舊書韋處厚傳處厚字德載京兆人父萬監察御史處厚本名淳避憲宗諱改名處厚元和初登進士第又云處厚與李紳皆以孤進同年進士　劉禹錫韋處厚集序公本名淳舉進士登賢良既仕更名處厚字德載　按倌當作淳今相承誤書倌

崔公信　公信元和元年登進士第見唐詩紀事　雲溪友議有崔巡官者昔居鄭圃與李丞相同年之舊按丞相即李紳崔巡官不知即公信否俟考

王正雅　舊書本傳正雅字光謙元和初舉進士登甲科禮部侍郎崔邠甚知之新書元和初舉進士

張勝之　見文苑英華

韓佽　舊書韓思復傳子朝宗朝宗孫佽字相之

李虞仲　舊書本傳字見之趙郡人祖震父端虞仲元和初登進士第

高鉞　舊書本傳

李顧言

字翹之祖鄭賓父去疾

鈇元和初進士及第

明經科　雲麓漫鈔於元和元年載五經科學究科試以爲制科應入此年明經下

諸科三十六人　雲麓漫鈔於是年載開元禮科學究科律令科明習律令科應入諸科下亦試以爲制科也

博學宏詞科

杜元穎　因話錄趙宗儒以舊相爲吏部侍郎考前進士杜元穎宏詞登科考憲宗紀及宗儒傳宗儒於貞元二十年遷吏部侍郎元和元年十一月自吏部侍郎爲東都留守貞元二十年停貢舉元穎蓋以貞元二十一年登第元和元年擢宏詞也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

元稹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爲第一元和元年四月也　侯鯖錄載元微之年蕭元和元年微之年二十八歲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第拜左拾遺

韋惇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劉禹錫韋處厚集序憲宗朝河南元公稹京兆韋公惇以才識兼茂徵

獨孤郁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舊書本傳：元和初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第四等，拜左拾遺。韓愈獨孤郁墓誌銘：元和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五百家注引孫曰：郁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中第三

白居易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舊書本傳：元和元年四月，憲宗策試制舉人，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厔縣尉。白居易策林序：微之首登科，予次焉。

曹景伯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舊書曹確傳：景伯登制科。

韋慶復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崔琯　冊府元龜作詔，唐會要作綰，皆誤。舊書崔珙傳：唐制策登科，擢褐諸侯府。

羅讓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舊書孝友傳：羅讓應詔對策高等，爲咸陽尉。按權德輿羅珦墓誌言讓登直言極諫科，誤。

崔護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薛存慶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韋珩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李蟠　冊府元龜一作瑀，唐會要作瑀。

元修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沈傳師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舊書本傳：登制科乙第。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作貞元十年，誤。

蕭俛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舊書本傳：元和初，復登賢良方正制科，拜右拾遺。

崇宿　見冊府元龜、唐

會要

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　陳岵　擬郎貞元九年登第之陳祜　蕭聽　冊府元龜舊書韋貫之傳元和元年與中書舍人張宏靖考制策第其名者十八人其後多以文稱　白居易撰元稹母鄭夫人墓誌銘令天子始踐作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人人稹冠其首焉按十八之數正符而經編精深可爲師法科不見及第人其言三科未詳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邠　舊書本傳邠爲禮部侍郎弟郾鄯鄲等六人皆登進士第邠郾鄲三人知貢舉　永樂大典載蘇州府志作中書舍人崔邠按是年豐陵優勞德音有禮部侍郎崔邠見唐大詔令集當以本傳爲是

陸暢山出雲詩曰靈山蓄雲彩紛郁出清晨望樹繁花白看峯小雪新映松張蓋影依澗布魚鱗高似從龍處低如觸石頻濃光藏半岫淺色類飄塵玉葉開天際遙憐占早春　文苑英華

張復山出雲詩曰山靜雲初吐霏微觸石新無心離碧岫有葉占青春散類如虹氣輕同不讓慶陵空還似翼映澗欲成鱗異起臨汾鼎疑隨出峽神爲霖終濟旱非獨降賢人 文苑英華

李紳山出雲詩曰杳靄祥雲起飄颻翠嶺新縈峯開石秀吐葉間松春林靜翻空少山明度嶺頻迴崖時掩鶴幽澗或隨人姑射朝凝雪陽臺晚伴神悠悠九霄上應坐玉京賓 文苑英華

張勝之山出雲詩曰片雲初出岫孤迥色難親盍小辭山近根輕觸石新飄颻經綵對明麗照晴春拂樹疑舒葉臨流似結鱗從龍方有感捧日豈無因看取爲霖去恩沾雨露均 文苑英華

元稹對策曰臣方病近古之策不行而陛下言及之是天下人人之福也微臣其敢忍意而不言乎且臣聞之古者以言賦納豈虛美哉蓋用之也是以益贊禹而班師說復王而作命斯皆用言之大略也泊漢文帝誠不若堯舜始以策求士乃天下郡國有賢良之貢入爲對詔者晁錯而已至武帝時董仲舒出然而卒不能選用條對施之天下夫用其策不棄其人以其利於時也得其人而棄其策又何爲乎若此則徒設試言之科而不得用言之實矣降及魏晉朝成而暮敗之不暇又惡足言其策哉我唐列聖君臨策天下之士者多矣異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綏其爵祿然而曾不

闡天下之人曰某日天子降某問得某士行某策濟某功抑不知直言之詔屢下直言之士不出耶亦不知直言之士屢出而直言之策不用耶今陛下統臨海內務切黎元求斥己之至言昔明之確論斯命說代言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奉之然臣所以上愚對皆以指病陳術而爲典要不以舉凡體論而飾文詞事苟便人雖繁必獻言苟詣理雖鄙必書固不足以副陛下懇惻之誠庶可以盡微臣之獻替耳伏願陛下以臣此策委之有司苟或有觀施之天下使天下之人曰惜哉漢文雖以策求士迨我明天子然後能以策濟人則臣始終之願畢矣如或言不適用策不便時則臣

有贊聖欺天之罪將寘於典刑陛下固不得而宥之矣亦臣之所甘心焉臣伏讀聖策乃見陛下念禮樂之寖微恤黎人之重困責復盛濟艱之術酌推恩寓令之宜斯皆當今之急病也微臣敢不別白而書之昔我高祖武皇帝撥去亂政我太宗文皇帝韃櫜干戈被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露載天下之役而天下之人安省天下之志而天下之人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之氣和總天下之衆而天下之衆理理故敬讓之節著和故歡愛之化行是以革三王之所因兼六代之所舉稱至德者舉文皇以代堯舜是異事哉誠有物以將之也明皇帝即位實號中興方其任姚宋而召賢能也雖

禹湯文武之俗不能過焉四十年間刑罰不試人用滋植四海大和於是舉升中告禪之儀則封泰山而秩嵩華舉東巡西狩之典則宅咸鎬而朝洛陽禮旣畢行物亦隨耗天寶之後征戍聿興氣盛而微理固然也曩時之乳哺而有之者一朝爲兵殲之兵興以來至今爲梗兵興則戶減戶減則地荒地荒則賦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逋役逃征之罪多而權宜權宜之法用矣今陛下躬親本務首問羣儒念禮樂之不興歎昇平之未復斯誠天下之人將絕復完之日也微臣何幸而對揚之微臣以爲將欲興禮樂必先富黎人將欲富黎人必先息兵革息兵革之術臣請兩言之夫古人

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章銷鑠其鋒刃而已也蓋誠信著於上則忠孝行於下敬讓立於內則夷狄和於外夷狄和則邊鄙之兵息敬讓立則爭奪之患銷爭奪之患銷則和順之心作和順之心作則禮樂之道興矣此先王修政戢兵興禮樂富黎人之大略也陛下必欲責臣以詳究之術臣又請指事以明之夫食力之不充雖神農設教天下不能無餓殍之人矣是以古之不農而食之者四而已矣吏有斷獄之明則食之軍有臨敵之勇則食之工有便人之巧則食之商有通物之智則食之是四者卒皆明者勇者巧者智者之事也百天下之人無一二焉若不能於此者不農

則不得食不織則不得衣人之情衣食迫於中則作業興於外是以游食者恆寡而務本者恆多豈强之哉彼易圖而此難及也今之事則不然吏理無考課之明卒伍廢簡稽之實百貨極淫巧之工列肆盡兼并之賈加以依浮圖者無去華絶俗之貞而有抗役逃刑之寵假戎服者無超乘挽彊之勇而有橫擊詬吏之驕是以十天下之人九爲游食懸樸愚鈍不能自遷者而後依於農此又非他彼逸而易安此勞而難處也以惰游之戶轉增而耕桑之賦愈重蘖時之十室共輸而猶不給者今且數家一夫矣雖有慈惠之長仁隱之吏尙不能存若慘斷擊搏之則將轉移於溝瀆矣今

之課吏者以賦斂無逋負爲上第以臣觀之足陛下之賦者誠所以害陛下之人耳若此則農桑之用旣如彼惰游之衆又如此耕桑之賦重則戀本之心薄惰游之戶衆則富庶之道乖此必然之理也今陛下誠能明考課之法減冗食之徒絶雕蟲不急之功罷商賈兼并之業潔浮圖之行峻簡稽之書薄農桑之征興耕戰之術則惰游之戶盡歸而戀本之心固矣戀本之心固則富庶之道興矣而貞觀開元之盛復矣若此則旣往之失由前將來之虞由後在陛下悠久戒之愼之而已至於主父偃乘七國并吞之後謀分裂而矯推恩管夷吾當諸侯爭奪之時先詐力而行寓令皆一

時之權術也豈可謂明白四達與日月齊明於聖朝哉臣雖賤庸
尙不敢陳王道於帝皇之日況權術乎此臣之所甚羞也故不及
詳究言之臣伏讀聖策又見陛下以爲執契則羣下用情躬親則
庶官無黨以漢元尙儒學而衰盛業謂光武課吏職而昧通方以
臣愚之皆不然也夫委之於下而用其情蓋考績之課廢而清濁
之流濫也尙儒術而衰盛業蓋章句之學興而經緯之道喪也課
吏職而昧通方蓋苛察之法行而會計之期速也臣請條列而言
之夫神農之斲耒耜教耕耨所以墾良田而植嘉穀也然而不能
遏稂莠之滋焉其所以遏之者芟夷蕴鏄之而已唐堯之闢朝廷

宅百揆亦所以殖禹舜而種皐陶也又不能遏共工驩兜之逆爲其以遏之者放棄殛誅之而已神農不以稂莠滋而廢耒耜之用故能存用器之方唐堯不以四罪進而奪舜禹之任故能終任賢之道若此則陛下之所任顧何如耳豈可謂任之必不可哉至於考績之課廢章句之學興經緯之道衰會計之期速皆當今之極弊也幸陛下尚及漢元光武之罪臣遽數而終之令國家之所謂興儒術者豈不以有通經文字之科乎其所謂通經者又不出於覆射數字明義者材至於辨析章條是以中第者歲盈百數而通經之士蔑然以是爲通經通經固若是乎哉至於工文自試者則

不過於雕詞鏤句之才搜摘絕離之學苟或出於此者則公卿可坐致郎署可俯求崇樹風聲不由殿最連科者進速累捷者位高拱嘿因循者為清流行法蒞官者為俗吏以是為儒術儒術又若是乎哉其所謂課吏職者豈不以朝廷有遷次進拔之用乎臣竊覩今之備朝選而不由文字者百無一二焉夫施眾網而加一禽尚不能得況張一目以羅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者盡出乎其間其可得乎哉以此察羣吏羣吏又可察乎苟或不可察又可任之而絕其私乎哉此所以陛下將執契而歎用情念垂衣而懼不理愚臣所謂課察之道不明也陛下誠能使禮部以兩科求

士凡自唐禮六典律令及國家制度之書者用至於九經歷代史能專其一者悉得謂之學士以環貫大義而與道合符者爲上第口習文理者次之其詩賦判論以文自試者皆得謂之文士以經緯今古理中是非者爲上第藻績雅麗者次之凡自布衣達於末隸在朝省者悉得以兩科求士禮部第其高下歸之吏部而寵秩之若此則儒術之道興而經緯之文盛矣吏部能書判萬言之選設三式以任人一曰校能之式每歲以朝右崇重者一人與禮部郎校天下舉吏之理最在第一至第三者校定日據其功狀而登進之牧宰字人之官籍之爲理者則上賞行爲若此則遷次之道

明而遲速之分定矣二曰任賢之式每歲內自僕射至於羣有司之正長外至於廉問節制者各舉稱朝選者一人外自牧守內至於百執事之立於朝者各舉吏郡縣者一人因其所舉而授任之辨其考績而賞罰之不舉賢爲不察舉不賢爲不精不精與不察之罪同若此保任之法行而賢不肖之位殊矣三曰敍常之式其有業不通於學才不屬於文政不登於最行不知於人則限以停年課資之格而役任之若此則敷用之典恒而尺寸之才無所棄矣兩科立則羣材遂三式行則庶官當陛下乃執左契以御之總樞極以正之委庶官如心目之運支體是支體運而無效於心目

乎察羣材如明鏡之形美惡豈美惡形而逃隱於明鑒乎然後陛下闢四門使可言之路通明四目以天下之目視達四聰以天下之耳聽不私其言以爲好惡端拱殿廊高居宸極以冕旒自蔽而秋毫必察以黈纊塞耳而芥蔕必聞則彼漢元章句之儒光武督責之術又惡足繁爲陛下言之哉且臣聞之聖人在上人不夭札若臣者生未及壯戴陛下爲君仁壽權康未始有極何忽自苦墮所瞻而言天下之事乎誠以爲國家兵興以來天下之人憯怛悲愁五十年矣自陛下踐位之後戴白之老莫不泣血而話開元之政臣恐此輩不及見陛下功成理定之化而先飲恨於窮泉此臣

之所以汲汲於心者陛下能不憐察其意乎謹對
韋悄對策曰臣聞古之以道蒞天下皆酌之人言用凝庶績伏惟
陛下統承丕緒光膺駿命志氣中蘊清明下臨恤黎庶而悉慈方
洽梟叛㓕而威武已熾猶能慮危於未兆思理於已安事追孝思
纘述前烈懲官吏之無用求斥已之至言微臣才用不足以操事
黜識不足以經遠祇奉聖問伏用兢惶謹昧死上愚對制策曰朕
覩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
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
稍進匪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

文苑英華

求茂異搢斥己之至言推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彝悼思索其眞是用發懇惻之誠諮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臣聞復濟愼懼雖危必樂理安佚肆雖理必亂帝堯之爲道也大矣書稱其本曰允恭克讓文王之爲德也宏矣詩美其功曰小心翼翼圖天下之安者必稱之於勞慮天下之大者必愼之於微任賢誠固思慮誠深百姓雖未富庶四夷雖未賓服天下明知其治也任賢不固思慮不深百姓雖富庶四夷雖賓服天下明知其亂也今陛下覽前代已往之失求當今

未然之理使虛文不敎於下至言必聞乎上端覩疑聽所委惟賢
則上獲其益矣患爵施祿所理惟直則下輸其情矣願言而動思
利乎安則何慮乎言之不行願行而動思利乎安則何慮乎行之
有倦誠能兢兢於一日二日業業於無小無大茍能此道雖微必
昌雖柔必强鳳凰麒麟不足來甘露醴泉不足致三光四時不足
序天之高明也斯不愛其道地之博厚也斯不愛其寶彼之大者
猶若是况其細者而難乎制策曰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
聖宏化萬方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於下
升中於天周漢以還莫斯爲盛自禍階漏壞兵宿中原生人困竭

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氓遂乖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者伏以陛下蘊充明德繼荷大業居十聖之全歷守百代之成禮樂揚高祖之耿光播太宗之休烈思黷武而弭戢念疲氓之富庶理自順此生危自反此作兵者國之威也兵不威則暴不禁君得其術而已舉其要而已凡善用兵者用兵之精次用兵者用兵之形用精者國逸而功倍用形者人勞而威立令行禁止俗富刑清仁足以懷義足以服端居廟堂之上威加四海之外而叛者嘗欲繫其頸而制其命伏其心而格

其背此兵之精也金鼓擊刺追奔逐北攻城掠地斬馘獻俘憂思
嚴廊之上謀制千里之外而叛者有以畏其威而懲其罰化其心
而戢其暴此兵之形也陶然而化其效不形兵貴藏有於無兵之
形不可張也騷然而動其政難久人不可終擾兵之精所宜密勝
也今陛下旣梟叛寇復征違命屈己之至已浹於兆庶恤人之誠
已敷於四海乘衆之怒用兵之形則近無轉輸騷擾之勤遠無經
費供求之役誠能固守必大畏其力小懷其德矣豈兵宿中原之
爲奚生人耗竭之爲慮臣又聞理國之本富之爲先富人之方勸
農爲大三代以耕耤率天下漢朝以孝悌配力田皆勸之之道夫

農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晝夜之筋力勤焉父兄之手足胼焉而官輸籍皆坐非已有夷時郡邑長吏偷容朝夕養聲釣祿非恤人隱此所以耕植之業不勤戀本之心不固有遁於軍旅而邀功賞者有冒於老釋而瀆淸濁者有逸於負販而制貧人者有隱於椎剝而干教令者農耕之難也如彼日百其勸常有不務者矣游惰之逸也如此日百其禁常有不息者矣由上之爲政知人苦之者勸之必深知人樂之者禁之必至昔賈琮以最於十二州頒之以璽書黃覇以甲於二千石寵之以侯印惟陛下注意於守宰字人之官以田懇闢爲最地荒榛人離散爲殿卽耕植可勸困竭可蘇矣

耒弭則人不審人不審則農不勸農不勸則國用虛此榷酤所以興也然鹽麴之稅山澤之利法用得其要不在峻其科理不得其吏不猶原注疑明其法明其法得其要則上無峻刻之舉下無重斂之困矣陛下制策曰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臣聞王者之興皆鑒乎前代聖君賢佐之所以興昏主庸君之所以喪景行其興也用得以常理戒慎其喪也用得以常存詩人美殷鑒于有夏賈山諫漢而借諭亡秦備於圖籍著於編册非臣繁詞所可曲盡自陛下統極舉滯淹已逋責恤刑獄振乏絶德澤所歸戴之不暇微臣未見其失也明將來之戒其在法令刑賞乎四海

之廣億兆之衆非家令戶告之能也發號出令而已矣伏惟陛下
事求善政大振洪猷人之獻替政之損益粲乎其昔灼乎其人始
則鼓舞蹈詠不足以充其善終則渴日望歲不足以喻其勞致之
本莫大乎復言政之先莫大乎重令誠能復言重令上之克當乎
天心下之允協乎人情天人交相爲感而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非
此則日有德音而人不悅日有威罰而人不畏苟不悅矣無與同
勸苟不畏矣無與同沮此非法令之可裁也成一時之功者寵乎
其功者也思百代之利者榮乎其名者也其榮名不足以勸者則
刑罰存焉其效不得而寵者則褒貶存爲是小人之所趨君子之

所務今陛下刑賞已足勸懲襃貶又存文史君子竭忠小人輸力畢如鴻毛拾如地芥何理而不成何求而不效陛下之不為非不能也伏以致誅逆黨非止渠魁原情究惡不及其母此帝王之刑也戎臣饋軍致命折寇渥恩必厚爵位必加此王霸之賞也然善有彰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賞一人不足以聳天下之善者其賞不足行刑一人不足以禁天下之暴者其刑不足用今宜賞不遺微細惟功之所加罰不為暴亂惟罪之所出此天下之人所以皆知賞之可重而罰之可戒制策曰昔主父懲患于晁錯而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啟迪來者之懷

眷茲洽聞固所詳究臣聞漢興懲亡秦孤立之弊雖周官衆建之法苴茅列土非復異姓其後吳楚强大本根不拔晁錯之策未終七國之兵已發主父念前事之敗露期本朝之强大分封子弟使得推恩諸侯之國星解於上漢庭之威風行於下此所以爲謀也齊桓當周季陵夷之運思大彰翊覇之功志圖兼弱力存攻昧思逞其欲是務强兵習之野大國防其謀習之朝小國謹其備其志不可以速得其功不可以立侯用爲隱政而行寓令此其所以覇也制策曰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漢元優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

非美二途取捨未獲所從吾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旨

屬之於篇輿自朕躬無悼後害者臣闇契者君之所司也綜其會

歸則庶務隨而振之職者臣之所司也蹊其軌迹則百役逆其流

矣委之於下者委之職業也非委其權專之於上者專其操持也

非專其事賞罰好惡之出生殺恩威之柄此非權與操持乎委之

於下則上道不行矣提衡舉尺守器執量此非事與執業乎事之

於上則下功不成矣不委其操持安所用其私乎不專其職業孰

慮無效乎君收其大柄臣職其所守然大柄不得亢於上臣得佐

而成之所守不可屬於下君得舉而明之乾之經曰首出庶物坤

之文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而剛柔有形
焉陰陽離而否形焉君臣之道蓋象乎此漢元優游於儒學而權
歸王氏失其所專也光武責吏事於三公而勞神簿書集其所委
也一則曠而蕩一則察而隘旣非中道不可以範臣所謂陰陽乾
坤之說各存其道而交有所感然成其悠久配乎持載如此而已
才者綜物以研務識者辨惑而不泥體者撫往以經遠用者臨事
而造至神而明之可以輔陶鈞可以贊化育微臣固陋從師之說
循名而實不充承問而學不稱進退殞越惶懼煩刑書謹對 文苑英華
獨孤郁對策曰臣聞天發生以雷雨聖人發生以號令天道地道

並行於上羣僚庶物咸遂於下伏惟陛下與天爲仁與雷作解拉則蟄動之一物也氣下乃出安知其由此於金石草木物之無心者也扣之或大鳴小鳴終始相生清濁雜作變而成文者以聖人擊考之不得藏其聲也若臣者僕直蠢愚陛下考之而無聲是不如金石草木之無心矣敢不極聞以對伏以陛下發德音訪巖藪招賢士求直言詢可行之謀垂不倦之聽欲使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此禹所以稱大漢所以稱盛者用此道也臣何足以仰承之臣以爲有國不患無賢患不能用賢不患無直言患不能容直言今夫朝廷之大百官之衆非無賢也然陛下雖

續疑旒或未之察羣臣各默默來朝而退雖有賢哲孰能辨之觀易卦乾上坤下否坤上乾下泰乾爲君坤爲臣君意下降臣誠上達則是天地交泰之時也君意不下降臣誠不上達則是天地不交否之時也若太宗文皇帝每一視朝未嘗不從容問羣臣政之得失下有一毫之善上無不獎上有一毫之失下無不諫或有引入禁內或周旋禁中疾則幸其第沒則臨其喪君臣之道可謂至矣是以無遺才無闕政巍巍蕩蕩與天無窮者上下交泰也秦帝胡亥信用左右左右欲專秦柄乃教胡亥曰陛下富有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於是胡亥常居禁

中羣臣希見者不聞其過天下所以亂者上下不交也伏惟陛下
上法其天下法其地中法太宗每坐朝宣旨使羣臣各有所陳陛
下賜之溫顏盡其啟沃言語侍從之臣得以奉其職左右有所書
以貽來代諫諍之官與聞其政而獻替之使此輩無有所補黜之
可也使其稍識大體陛下與之論道講政豈不可裨於萬一也孰
敢不輸其情乎苟居位者不與之言獻直言者不與之用又何必
搜羅巖穴遠訪不用之人乎勤求不信之言乎賢者又何來也來
者又何言也此體用之要求賢濟理之術盡於是矣惟陛下行之
若生人之困於衣食而無戀本之心但兵宿中原如此實日方面

大臣之罪也夫方而大臣宜直播天子之休風保撫其人如赤子而乃傾其脂血剝其生財聚奇技摠淫巧以蕩上心天子誠以爲物力有餘而不知其情也執事者又未嘗聞以生人艱苦爲言而得罪者豈其盡直而不用乎夫王者居于九天之上非臣下痛激肝血指明而言亦何由而達也若臣者草木孤賤宜周旋其所以能而言之也今天下困於商稅不均可謂甚矣百姓之忘本十而九矣昔嘗有人有良田千畝桑柘千本居室百堵牛羊千蹄奴婢千指其稅不下七萬錢矣然而不下三四年桑田爲墟居室崩壞牛羊奴婢十不餘一而公家之稅曾不稍蠲督責鞭笞死亡而後

已於是州伯邑長方以人安賦集擾臂于其閒趨辦朝廷用昇考
績取彼適賁均其所存展轉奔逃又昇戶口是以賦益重而人益
貧不均之甚一也是故欲人之財賦均一而無口避之患宜視適
邑之盈虛使鄉戶坐乎田迭相隱覈其上下不使貪官贓吏紛動
其閒則有無輕重可得而均也夫古有四人今轉加七計口而十
分之其所以盡悴出賦而衣食其九者農夫蠶婦而已絲衣淺滑
以代農者人十之一縵胡之纓短後之服仰衣食縣官者人十之
二髡頭壞衣不耕不蠶坐而供養者人十之二審曲面勢以飭五
材辨工而衣食者人十之二乘時射利貿遷有無取倍稱之息而

衣食者人十之二游手倚市以庇妻孥以給衣食者人十之一其餘爲農桑之數爲農夫糠覈不足而十人者畜馬厭粱粟蠶婦衣不蔽形而十人者咸襲羅紈是以性近儒則入仕近武則從軍善計則貿遷避事則髡削技巧則爲工師拙姦則爲駔儈非戇愚專一無他腸者孰肯勤體効力爲稼穡之苦乎且以田廢而衣食罕者戶口所在減而背本之利多不均之甚二也陛下誠能寬農人之征而優樂之杜衆邪之門而困辱之則農桑益而衣食有餘也自兵革以來人多流散版籍廢絶戶口蕩析加以憂懼越於異鄉末以僥倖利其苟且寬之則偷之於朝夕勤之則挺而陷於邪又

訛言焉屋室聚爲瓦礫田野俱爲榛蕪賦稅不均居者日困又爲
此也伏願陛下敕百姓所在編爲土著不即歸之舊鄉籍生
則書之死則去之度男女之所生戶口之多少可得而知也無田
者給與公田假種食因其井泉制爲民居爲藝桑麻種蒲蔬育狗
彘三年不輸官自初即于三年人猶有之他者所至得以重罪罪
之然後人安其生樂其業而無奔亡之患矣安土則敦本敦本則
人庶矣稅均則斂輕斂輕則人富矣以此阜俗不盛何爲以此濟
人何難之有若夫鹽榷者經國之所資財用之大寳也然而當今
之務莫若修其業除其弊亦可以無重斂之困也夫鹽榷之重弊

失於商徒操利權州縣不奉法賈太重而利太煩布帛精麤不中數矣夫以商徒操利權則其利有時而廢州郡不敢誰何是勸農人以逐末也州郡不奉法則各私其人而盜煮者行矣賈太重則貧者不堪矣吏太煩則糜費之者衆矣布帛精麤不中數則女工徒損風俗偷薄而上困矣即如此宜罷鹽鐵之官以省費停郡府之政令以一其門禁人爲商以反其耕損其厚賈以利其人矣速其售而布帛必精以齊其俗以厚其利如此亦可大裨於國大賴於人矣酒酤之人罷之可也夫既往之失不能久於其道將來之虞中道盡也自古帝王未有不勤儉於其初天下歸焉滿假於其

終天下離焉陛下以勤儉爲恆滿假爲戒勤而不已損之又損慎終如初守而勿失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其可息乎可懈乎晁錯所以急繩七國者欲尊天子恐削弱遲而禍大矣主父所以推恩子弟者因其欲而分裂諸侯之易矣今天下一家盡爲郡縣無諸侯強大之患無宗室葭莩之親而以推恩爲言臣恐未可以令天下也齊桓之時列國相傾管夷吾欲輔霸業恐諸侯先謀而爲之備是以脩其寓令而兵食足焉使戰者必耕耕者必戰無事則散之壠畝有事則授之兵甲此古人之意可行之驗也夫舜之所以爲聖人以其選賢任能也五教契也五穀

棄也五刑皐陶也八音夔也虞伯益也水土禹也喉舌龍也共工
垂也舜無事焉是以執左契垂衣裳而天下理豈以必躬必親侵
於百職然後以爲聖乎必也信而顯之作而行之任之而續用不
立則有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殛鯀於羽
山刑罰有可必加矣孰敢用其私乎儒家者流示人以中而爲之
節訪其所至而導其不至使夫君臣父子各得其正此其所長也
然而迂者爲之則執古以非今凝滯而不變夫責課者所以俯仰
百官也然光武用之而非美者責人之効重也伏惟陛下取漢光
武之求賢勿務速成用漢元帝之崇儒知其凝滯任人而示之所

爲端拱而不失其勇（原注疑）取捨之間於此乎判矣陛下不能用臣言不當問也謂臣不能言其事不當來也既來矣陛下問狀宜直其辭既問矣微臣盡忠宜探其策盡忠者不易持也直者誰欲爲也忠未見盡直必有悾悾構而直不悔不信而忠不追者蓋有之矣由未見其爲人也非天之與其剛健地之與其直方內不疑其身外不疑於人憂君而不顧其己濟物而不求其利者孰肯悃悃欸欸出於骨髓發於肝膈如此其切於天下乎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天下安微臣得保其生不安微臣不保其死是以懷其劾以天下爲憂不懷其身以天下爲念知所以責難于君者所以懷

其身所懷其身者宜及天下如此況陛下宗廟之重其可忽乎屬之於篇勉之於上是在陛下酌之而已矣謹對文苑英華

白居易對策曰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歲萬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爲辭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爲美談然臣觀自茲以來天下之理未曾有髣髴於文帝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髣髴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明聖不侔于文帝臣

之忠不追於賈誼乎不然則喪亂之時愈多而公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念漢之極諫而徵之病虛文之無用者獎至言之斥已者詢臣以可行之策示臣以不倦之意懇惻鬱悼發于至誠眞聖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宏於前代微臣之才誠劣於古人輙欲過言以裨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裨之者非敢謂言之必可行也體用之必可明也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踐阼之後有樸直敢言之臣出焉無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惟陛下賜臣之策有思興禮樂之道念救瘵甿之方

別懲往戒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及於此此
實萬葉之福也豈惟一代之人受其賜而已哉臣聞疲病之作有
因緣矣救療之方有次第矣臣請爲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
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元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
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
功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禮既定而
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
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民自化動植之類咸煦
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洎天寶以降政教

浸微寇既熾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賦征出是而重人力出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日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日峻莞榷之法而歲計不充日剝月朘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者也豈不然乎由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未脩政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望黎庶之安雖元宗不能也何則事有所必然雖常人足以致勢有所不可雖聖哲不能爲伏惟陛下將欲安黎元先念省征徭將欲省征徭先念

息兵革將欲息兵革先念銷寇戎將欲銷寇戎先念脩政教何者若政教脩則下無詐僞姦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境無興發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則國無饋餫飛挽之費而征徭所由省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由安矣臣竊觀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不以易銷而自怠今天下之兵雖未盡散伏願陛下不以難散而自疑無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政教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獷驁歸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遏而自銷歸命則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可以減疲甿可以安富庶可以

滋困竭可曰諸曰安則和悅之氣積日寓則廉讓之風行因其廉讓而示之以禮則禮易行矣乘其和悅而鼓之以樂則樂易達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其難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脩戒將來之虞莫大於寇不銷而兵不革此臣所謂救療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若齊行寓令之法以覇諸侯漢用推恩之謀以懲七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今萬方一統四海一家無鄰國可傾非夷吾用權之時也雖欲寓令令將何所寓耶今除國建郡置守罷侯無爵土可疏非主父矯弊之日也雖欲推恩恩將何所推耶但陛下期貞觀之功宏開元之理必能光

二宗而福萬葉矣何區區齊漢之法而足爲陛下所慕哉精究之
端倪實在於此矣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委下專
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衰責課實而政失者此皆政化之所急今古
之所疑而陛下幸念之臣有以知天下之理興矣夫執契之道垂
衣不言者蓋已成之化非謀始之謂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
庀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無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
言王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於上也漢
元優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學之過也學之不得其道也
光武責課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

也臣請爲陛下別白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爲之道乎
臣聞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于脩
己勞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愼其賞外序百揆內勤萬幾戻食宵衣
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爲者乎終則安於恭己逸於得
賢明刑至于無刑明賞至于無賞百職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
端拱凝旒立於無過之地夫如是豈非眞無爲乎故臣以謂無爲
者非無所爲也必先爲而後致無爲也老子曰無爲而無所不爲
蓋謂是矣夫委下而用私專上而無効者此由非所宜委而委之
也非所宜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位君

臣殊道蓋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職小而
眾萬事細而繁誠非人君一聰所能偏察一明所能周覽也故人
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舉其要而執之焉已矣昔九臣各掌其
事而唐堯秉其功以帝天下十亂各效其能而周武總其理以王
天下三傑各宜其力而漢高兼其用以取天下三君者不能爲一
焉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肢九竅百體也不能爲一焉
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爲主也故臣以爲君得君之道
雖專之于上而下自有以展其效矣臣得臣之道雖委之於下而
人亦無以用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責而政未甚美者非他昧

君臣之道於大小繁簡之際也元帝優游而業以浸衰者非他昧
無爲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俱失較然可知陛下但樂中
而行則無所惑也臣伏以聖策首發曰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
以聞其過又曰上獲其益下輸其誠其末章則又曰與自朕躬無
悼後害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樂聞上失勤勤懇懇感臣輩有所隱
情者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萬一 爲臣聞古先聖王之
理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無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
則異于是莫不欲逞其始悔追於終政失於前功補于後利害之
效可略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遏之善則善矣不若

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奸而後誅之懲則懲矣不若畜其才得其人使不至于奸邪也人餒而後食之凍而後衣之惠則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于凍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年此誠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願陛下敬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夫然則保邦恆在於未危恭己常居於無逸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生也幸得爲唐人當陛下嗣守之時覩陛下昇平之始則是臣朝聞而夕死足矣而況充才識之貢承擢用之問者乎今所以極千慮

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此誠微臣喜朝聞甘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排狂瞽不避斧鑕若此之容易爲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謹對文苑英華

羅讓對策曰臣聞千業萬化聖帝哲王聲烈遐載者無他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已矣以謀大化而已矣伏惟皇帝陛下垂拱六極始初清明丕揚累休渙發於詔敷天宇而遡古薰至和以極令咸懷浸沈罔不濡澤誠至正也誠大化也猶復乃遠乃近乃左乃右旁求下問舉薦奔走屨眾美而不顯儲神明其如還銓邦政之肥瘠鏡人事之善敗優游紬繹以循始終外其牽制常其忌諱恢恢

乎紬繹百王之獨致也臣愚昧能淺薄不明大體時用之宜術業暗昧不充才識兼茂之稱徒冒萬一觸罪以聞臣伏讀聖策首陳禹拜漢徵之旨求索眞之要臣聞上古之君蕘能同和不敢自是必求讜諫以論歛敗用心之過則薄獎其人言之失中則寬容無虞使人上得其情下得流通也後代帝王雖有作者道或外是已實乃非言之或臧參寥無聞言之或違隄防斯至雖科條增設適足張其亂目矣叩擊切害適足龍其直聲矣闓之失得君之効歟今陛下躬神聖之資痛源流之壅較量至當加迪今來黜退姦邪杳謀體要誠猜雄者之所共遠亦狹隘者之所共難凡曰胸臆是

皆鑿實詳近語直之幸也伏見聖策咨問兵戰商農之道臣請指事而言之臣聞兵者以謀全以氣勝以謀全制度爲神耳得其數則威令格物少能成功失其數則黷武無別多益爲弊寢用不制刑于寓內今國家自兵興以來僅數十年生物以之暴殄人情以之盤遊殆握兵者建置失其道歟何者天下之甲兵其數則不虞屯置散地且或至半而兵柄之臣率好生事不思戢伏貴算威名則有崇麾卒徒之員聚擁虓闞之衆厚斂殘下媮取一切要君養敵張梟自衛望容攻守之至復有懷弱軟以內顧務儲蓄以託私倚行伍之數訖貲廩之具外實內虛守以藉之固者及殷而成之

熊原注疑而戰之其中未必有也朝廷又影響誅罰索其効死其可
得乎此兵之所以煩而益病也而人之所以困而不解也大抵不
賢者得掌其兵百則思兵千尋掌其兵千又思兵萬尋掌其兵萬
又思兵數萬以因其力以贍其欲長一日之廢代謀萬里之策勳
徒仰資於縣官高原注疑病於悠久誠何謂矣陛下盍亦慮之乎伏
望躬親視其將帥之爲苟非任盡易之不令其凝留而後圖也嚴
備其要地之屯苟不切盡罷之不令其廣置而出入也其所閱揀
非貴不用其所樹置兵精不在多使名弓者必用沓發之巧名劒
者必有擊刺之妙名騎者必有超乘之捷名步者必有卒奮之奇

自外徂中歸乎一體自然無尤軍無惰人以守則固以戰則勝軍無太半之耗人懷反業之志此減兵之術也富庶之教於是乎生亦何必遠取於古法也然而思戀本之心錮重賦之困又在於賦稅之道矣臣請得而具之臣聞古者因地而料人今則稅人而捨地古者任土而作貢今則溢貢而棄土古者均田而抑富今則與富而奪貧是以人口寡耗而不息田畝汙萊而甚曠者非人懷苟且之志樂懈惰之方迫不可忍勢有由耳王者在上量入以出祿食賜與歲養經費必厚下以爲用助而不稅廛而不征亦非無其事也用菽粟藁秸有常稅人不愛也絲枲布帛有常賦人不艱也

雖雜以凶荒接以喪死間以興廢子弟父兄猶復勉勵率從不更其業何者制度專也以臣觀之則今之賦稅仍舊貫籍斂不加重而畎畝流離窮困無告殆執事有殊陛下之意乎必有急令暴賦發取無厭傜山役海詭求無狀奇貢珍獻希冀無慝託公寄私崇聚無極於是一水一土一草一木圭要（按字疑有誤）彈利術權仰算蒞之官焉專守之刀兵焉商不得回覘農不得舉手即奪其利又御其人此而不困孰以為困權酤之道如是乎人顧其上猶仇讐安能思戀憤閔乎人視其居猶鳥獸安肯繫著桑井乎人慳其取猶寇盜安望輕重元本乎所以逝走苟免死亡不顧財口窮而事日

削地益蕪而人益煩猶前事也伏惟陛下審念之其有不經不度之人不常不政之調必禁其所萌必罰其所自則奸官濫守愼不敢生事生生之理阜繁矣陛下又以禮節其情以樂樂其志又何患乎不復其盛不濟其難臣伏見聖策顧問旣往將來之事臣請以江淮凶旱之事明之臣聞凡有災傷水旱之處有歷代所說多聞詭隨之詞媚時主必曰帝堯乎有懷山襄陵之運也成湯乎有流金鑠石之運也是皆曲說非愚則諛臣嘗私怪之何不曰大舜乎無雷風霜雹之運也神禹乎無飛流彗孛之運也不直其詞因循若是天運之時集變易水旱歲時未爲災也理或失中感動陰

陽頃刻爲災也故精舒謹守則七年不足罹其咎簡誣輕忽則一日二日亦未成其災脩政著誠端心復德既往之事陛下宜以此爲懲矣然臣之所慮江淮又急者禦災之術將來之戒復憂於斯顯悉數於陛下矣今國家內王畿外諸夏水陸綿地四面而遠而輸明該之大貴根本實在於江淮矣何者隴右黔中山南已還境瘠嗇薄貨殖所入力不多也嶺南閩蠻之中風俗越異珍好繼至無大贍也河南河北河東已俙按字疑有誤甲兵長積農厚自任又不及也在最急者江淮之表裏天下耳陛下得不念之乎屬頃者連郡五十蒙被災旱長老聞見未之曾有涯豚川澤坌爲埃塵草木

發爲煙火斗粟之價重于兼金餓殍之家十有七八鬻乞僕於男女者何暇保其家室乎鬪立死於道路者何暇思其糠粃乎嗷嗷烝徒展轉無所灰燼狼顧至今未寧且今日狼顧明日狼顧力大勢詘禍欲何圖此臣之爲陛下惜也長吏者又聞或非良善厚其毒忍瘝原注疑猜而簡問威刻而自虞則陛下雖有賑發不輕得及雖有繇放不輕得獲雖有詔諭不輕得聞此臣所爲陛下疑也然欲安存維理斯終何由以臣計之祇長吏之悖理者選其重臣代之不待其爲蛇爲虺也察郡縣之受災者擇其實以勞之不使其悗而無告也如此則朝令夕悅江淮保全則四鄉賦稅轉輸肩摩

斂擊關中坐固而根本不搖猶無凶旱矣臣故曰將來之由在此而已矣臣伏見聖策又問推恩寓令之計夫漢晁錯陳諸侯削地之制謀之至者主父偃獻子弟推恩之令計之術者削地之制行則轉弛爲急七國之難結推恩之令下則强幹弱枝一王之理定猶見之熟與不熟法之漸與不漸在於漸也則寒暑得其相成以暴則天地不能速化求之昔意庶取於今又齊桓之霸國管仲之寓令囊戰足以目相識夜戰足以耳相聞將取威於隣敵俾遂志於天下五霸之事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猶羞言之若此者則小國權臣之細術耳臣固不能爲陛下述伏讀聖策又問尊委儒術者

臣聞聖王在上賢臣在下道德兼濟材智樂備尊于上則聰明信
賢必有無其效耶委於下則公器相率安有用其私耶然今以陛
下之資材清光羣臣其敢及若集事者在陛下必躬必親之謂乎
躬之無偏親之有制則垂衣執契亦不爽矣孝元則制自左右非
用儒之失也光武則弊及羣下非用課之得也儒近于得而所用
者宜一變其弊若臣所見今之大者政或貴此可得而言國朝自
武德已來典章甚明職員甚列布官吏甚該備而道不宏政要或
未臻者其官非人歟理非道歟略其大歟錄其小歟臣所謂小者
則天官卿佐之調閱致驗選書至於一簿一尉一掾之末銓次升

降勞而後罷是詳于褻小也及其揣量親人撫字之官又未喻也
臣所謂大者天子之庭日相日受軼越倫輩乃有名邦閒邑羣居
之柄不階課最是非未聞踪跡賢不肖欵言喧嘩隨其所來轉化
容易似不留聽是鹵莽于天下也詳褻及小鹵莽及大輕重反殊
使盜名死官之徒疲走颸馳惟恐居後狂扇誘掖寵賂爲事以相
終始夫復何望夫持尺寸之祿懷輕握微齟齬施爲何猶不堪況
明權不制資藉殺生之柄兼兵馬之衆連數十城之地庸雜橫恣
偷居其上何以堪之設曰不堪耳目陰附事亦無由得而闡悔之
何益耶陛下得不愼其所授乎臣以爲今之郡縣長帥之官最關

生人性命用在百里之父母莫如縣宰君平千里之父母莫如刺
史列城之父母莫如郡統使一得之必小康二得之必中康三得
之必大康矣陛下雖不在疑原注　致天下之人拾于理平終亦無由
誠不在多惟愼此三官而已矣臣又聞書曰爵罔及惡德春秋傳
曰官之失德在所納邪惟君無邪則不納邪矣夫偏聽獨任羣於
左右所自邪也小臣大祿制度失中所自邪也錦文珠玉淫佚充
斥所自邪也教令察視壅遏不宣所自邪也掊克聚斂億度于上
所自邪也依阿求同徑而不道所自邪也煩察繳繞弊歸于下所
自邪也坐躋仁壽陛下又何疑乎不得浩然其心此微臣之志也

伏維審察之伏惟睿念之臣伏見聖策終有究旨屬篇之說者臣

固無以道師之說僅能勿墜耳俯仰睿問假薄無所寘其心胸如

不克當不自勝拳懇之至謹對（文苑英華）